

242024

242024



傳 記

美 勃 爾 曼 作 · 石 華 父 譯



RAU17/08

16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會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臣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劇中人

利查·克脫

米尼，瑪利紅·弗羅特的女傭。

美爾却·法達克，維也納作曲家。

瑪利紅·弗羅特

利安特·諾蘭

華利克·惠爾生

奧林·金尼考脫

司來特·金尼考脫，奧林的女兒。

景

全劇情節發生於瑪利紅·弗羅特在紐約的畫室中。時間是一九三二年。

第一幕 十一月一個下午，約五時。

第二幕 三星期後一個下午。

第三幕 二星期後一個下午。

各幕間幕下，以表示時間的經過。

第一幕

景：瑪利紅·弗羅特的畫室公寓，在紐約西五十七街一所舊式的畫室大廈中。一間大而空闊的房，內部各式各樣的陳設表現出各個房東的藝術工具而轉租與流浪租戶如瑪利紅·弗羅特的。牠們的風格包含從弗洛倫司到現代的格朗特·拉壁絨(Grand Rapids [1])。中間一個可移動的臺上擺着一個紅色絲絨墊金邊的教皇寶座，不遠就是一把美國廚房中的普通坐椅。那盞在法帝國時代的沙發上灑着柔光的掛燈，是一件嵌絲的比尙挺 [2] 銅器。另一較長的沙發靠着鋼琴橫在房中，是柔軟綠色的絲絨面子，有着公園路 [3] 高尚花廳般的雅緻。後面樓梯通瑪利紅的臥室，梯下疊着她的帆布畫幅。室中有一個很好的木質聖母聖子雕像，像是幾

千年前物。面對觀衆的牆上掛着大而暗淡的油畫，是薩琴脫立白司台爾與某夫人「四」的摹本，或許是從前的房客留下作房金的。

或因於目前居住人的適應的精神，或因於它們鬆弛於藝術的民主中，這些具有創造精神的零星物件，並不呈現不調和。這房間是溫暖的，空氣是混濁的，有着安靜的陰影與清明的光亮。右方巨大的鉛窗，雖然有些部份是湊補起來的，顯出裂縫了，在退去的黃昏中，閃耀着珠光。就是那滅火器的銅質圓筒體與追隨着它的斧，在廳中顯露出來，也不像是防備災害的器具，倒像是博物院中有趣的古玩。除開現代派外，各派代表作品這裏全有。這畫室具有與時代相違背的柔和。台後左方有一門通廚房與米尼的臥室；中間樓梯下有一門通走廊。樓樓上首中間有一門通瑪利紅的臥室。

時間：十一月一個下午，約五時。

幕啓：利查·克脫心神不安，正吸完一枝煙。他具有一個見過最惡劣的情況與忍受過最劇烈苦痛的人的主要勇氣。他具有他自己知道可以用憐憫冲坍的硬心腸，與因幼年見過正義被摔棄，眼淚無救而產生的那種憤慨，與因見過一切都陷入一個混亂的世界而來的自恃，除開一個頑強堅韌的信仰中心——對其他一切他笑着，他獨信賴這中心。他具有一個宗教狂般的深感，與一個流浪人的鬆散。他從廳走到門，喊着。

克脫 喂，喂，你叫什麼名字？

（米尼，瑪利紅·弗羅特不可分離的女傭，一個五十歲左右德國女人，卜。她很氣憤，被人這樣隨便呼喚，而呼喚她的又是一個陌生人。）

米尼（莊重說） 請你注意，我的名字是米尼。

克脫 弗羅特小姐什麼時候出去的？

米尼 兩點光景。

克脫 現在差不多五點了。她不是該回來了嗎？

米尼 她說她回家吃點心的，別的我全不知道。

克脫（嚴肅地） 我知道。她請我來吃茶點……她在那兒吃的午飯？

米尼（酸溜溜地） 那我可不知道。

克脫 有人來接她去的還是她一個人出去的？

米尼 她一個人出去的。還有話問嗎？

克脫 沒有了，反正問你也沒用。

米尼 那末你幹嗎問我？（門鈴響。米尼絕望之中舉起了雙手。她走出去，含糊說

着：「我的天呀！」克脫看着她覺得很好玩，點着了另一枝煙。）

（外面高大的相互寒喧聲 「啊，我的親愛的法達克先生……」美爾却·法達

克，奧國作曲家上。他是一個四十五歲，高個子，鉤鼻子，臉皮薄的，而哭喪着臉的幽默家。）

法達克 啊，米尼，那個壞傢伙在那兒呀？（她向他做了個手勢，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流露真情。她是謹慎的……）還沒有回家，米尼？她往那兒去了呢？唔——唔。他們是怎樣說的，嘩拉嘩拉——我真喜歡這句話——照例嘩拉嘩拉着。好，我等着吧。這簡直是欺負人——不過我還是等。好冷呀！蒲爾……在倫敦或維也納挨凍我不在乎，那是在意料中的。不過在紐約我可受不了。（他在爐前烤火）

這個年輕人又是誰呀？

米尼（簡略地） 我不知道！他問我是有五分鐘了，問她往那兒去了……（她下）

法達克 你已經得罪米尼了，我可以看得出。

克脫 那真是太不幸了。

法達克 我們見了米尼却發抖……等得很久了嗎？

克脫 半點多了。

法達克 真是怪事——一直從我認識瑪利紅以來，總有人等着她的。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有兩種人——等的人與讓人等的人……

克脫 這算是一個警句嗎？

法達克 你反對警句嗎？

克脫（帶些驕傲） 我看不起警句。

法達克（容忍地把克脫打量了一番） 哼！弗羅特小姐的朋友嗎？

克脫 完全不是的。

法達克 那至少沒有使你可以驕傲的理由。

克脫 我正碰巧不是的。

法達克 我可憐你。

克脫 豪情俠義，我也看不起。

法達克（輕淡地） 而我以為美國人是容易受情感衝動的……

克脫 而我慊惡泛論與其他各式各樣的快人快語。……

法達克（冷淡地） 年輕人，我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克脫 你說「年輕人」這句話，有一些些低聲下氣的味兒，對於這個我實在沒有放在心上……

法達克（歡愉的，鼓勵着他往下說。） 你喜歡我的什麼？一定有什麼使你喜歡的。

克脫 要是我是那種人，你的問話可以使我受窘。

法達克（很高興） 對瑪利紅好極了！

克脫 你爲什麼這麼說？

法達克 她老有挑中奇才的本領！

克脫 你悞錯了。弗羅特小姐沒有挑中我，而是我挑中了她。（法達克注視着他，這使他驚異。）我寫給弗羅特小姐一封信，一封商業信。她回了我一封信，約我四點半到這兒來。現在五點已經過了。她剝奪了我半小時的生命……

法達克 我想那半小時很有價值的……

克脫 她把我的生命縮短了卅分鐘。天呀，我是怎樣恨這些婆希米亞人呀！

法達克（天真地） 你難道是一位福音派教徒嗎？

克脫 目前我是一位商人。我不是來這兒握手喝茶的，而是來談買賣的。我來到這兒，對弗羅特小姐是一種恩惠，很可能帶給她一筆可觀的收……

法達克 收入！啊！那解釋了她爲何遲遲不來……

克脫（懷疑） 你是看不起收入的，我想！你難道竟是一個古人嗎？

法達克 年輕人，你的技巧用在我身上，完全是浪費……

克脫 技巧！你說什麼？

法達克 當我年輕的時候，在未獲得任何成功以前，我是以魯莽無禮為原則的，故意魯莽無禮，過分憤慨，來引人注意。當你無須等着人來給他們恩惠時，我可以向你保證，你自會平心靜氣的。

克脫（兇狠的，因他給人說着了） 你是這般想的嗎？那正是你錯誤的地方。現在我魯莽無禮；等我成功了，我可要殺人了！

法達克（和悅地） 祝你權力更大！不過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成功是一塊大團
巾 我希望這不是一個警句；如果是的，請你原諒。

（停了一會，當法達克穿過走近火爐去烘手時，克脫細細看着他。）

克脫 在什麼地方我見過你的。這可真悶人！

法達克 我不信你見過我，我是剛到了美國的。

克脫 不過我認得你，我在某個地方一定見過你的……

法達克（懂了這熟悉的道理）也許你見過弗羅特小姐替我畫的像。……

克脫（懷疑）唔——也許是的……我可以問……

法達克 當然。我的名字是法達克。

克脫 作曲家法達克！

法達克（淡淡地）是的……

克脫 我以爲他已經死了。……

法達克 他確是死了，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告訴任何人 因爲他是他的鬼魂。……

克脫（把這當做歐洲大陸人的幽默，認真覺得抱歉）請你原諒……

法達克 爲什麼？

克脫 要是你真是作曲家法達克，我是最敬仰你的人。我最崇拜的便是音樂。

法達克（稍覺厭倦） 你往下說吧……

克脫 我在報上看到你是往好來塢去的。

法達克 是的，我是往好來塢去的……

克脫 在新的國家裏，像你這樣的人用不到向好來塢出賣自己……

法達克 啊！一個烏託邦主義的！

克脫 是的。你把這字當做一個可笑的名稱用。爲什麼？每個藝術家是一個烏託邦主義者。你一定是很疲倦了，不然你不會這樣看輕烏託邦主義的。

法達克（媚人的笑容） 我是很疲倦了。古人，像你所說的。

克脫 你可以成爲你所喜歡的任何人……

法達克（譏笑） 謝謝你……

克脫 你作過可愛的曲譜——我有一個朋友把你曲裏的每個音符都彈了。你的小歌劇在這兒上演的時候我沒有見過……我沒有錢買票……聽說演唱得很壞……

法達克 我必須向你解釋——你有一種誤會……

克脫 是在這兒上演的，不是嗎？

法達克 不是說那小歌劇。你有一種誤會——對於我。我是一個作曲家，但我並未寫多腦歌。那是我兄弟，維克多·法達克寫的。你說的是對的，他已經死了。在紐約我所遇見的人中，你是第一個人這樣懷疑的。

克脫 抱歉得很。

法達克 全無關係，倒承蒙誇獎了。在本國從沒有人把我們弟兄二人弄錯。難道這就是那出名的美國慷慨嗎？對於他的死，這多少是一種安慰。……（克脫受了

窘，感覺不安。這是他最無法自主的一部分；只有在抗議時，他才真正覺得自由自在。他想走。）

克脫 抱歉得很——我……

法達克（自然地） 這是爲的什麼？

克脫 我想我留下一個條子給弗羅特小姐吧——請你把那女傭人喊來，好嗎？

法達克 我們喝茶吧——她一定就會來的……

克脫 不，謝謝你。你可以替我告訴她，如果她爲了我信裏所說的事要看我，她可以到我的辦公處來。……（瑪利紅·弗羅特上。她是那一種女人，當她在第五街「大」上走着時，外國人一見了，就熱烈驚呼美國女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她頰長玲瓏，壓不住的一團子活氣。她與克脫不同，眼淚溫暖了她，而並不燙傷她；她讓生命像舞蹈者身上的薄紗圍巾般漂浪着，永遠享受着它的色彩與線條。）

瑪利紅（向克脫） 對不起得很！

法達克（近向她） 這簡直叫人不能相信了！

（她見了法達克高興極了。她絕不能相信是他。然後她投入了他的懷抱中。）

瑪利紅 法提！「七」啊，法提！我正到處找你——我不能相信這是你……法提親愛的！

法達克（嚴勵地） 弗羅特小姐，難道你的營業是這樣經營的嗎？

瑪利紅 你等了多久了？要是我知道……（突然感覺到克脫也久等了。）啊，對不起得很，密司脫——密司脫——

克脫 克脫。利查·克脫。

瑪利紅 啊，是了，克脫先生。我說，你可以——對你想不至過於麻煩——你可否
第一會再來？

法達克（同一聲調） 這位年輕人是爲着生意來的，當然比較重要。讓我等吧，我等一會再來好了。

瑪利紅 不，不，法提——不，不。我不能等。我想克脫先生一定能諒解的。法達克先生是一位老朋友，好久好久沒有見了。克脫先生並不是一個正式商人。

法達克（覺得有趣）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的！

瑪利紅（興奮得氣也透不過來了） 我知道的。他一些也不像他的來信。我接你信的時候，我總以爲你是面團團的，你知道——（做着手勢）突出來的。法提，不論是什麼生意——（對克脫）你不是說有樁生意嗎？——我想一定能夠等的。不論怎樣也得等半個鐘頭。能等半個鐘頭嗎？你可知道法提同我多少年沒有見了，自從……

克脫 維也納！

瑪利紅（驚奇） 你怎麼知道的？

克脫 婆希米亞人——總說從維也納時候起多少年不見了，是不是？我半個鐘頭以後回來好了。（他下）

瑪利紅 一個多古怪的年輕人！

法達克 我正同他談了一會，很好玩。我想他是一個職業叛徒。唔，我的親愛的，你氣色好極了！（他們互相注視着）

瑪利紅 這真是巧極了……

法達克 確是巧極了！（他們坐在沙發上，瑪利紅在法達克左。）

瑪利紅 多少年月了？

法達克 自從……

瑪利紅（堅決地） 自從維基死了。

法達克 是的，自從那時候，我就沒見過你。

瑪利紅 自從那一天——我們走在他後面的那一天。

法達克 唔。

瑪利紅 我覺得我再不能住下去了。那晚上我就動身到倫敦。

法達克 唔。

瑪利紅 已經六年了，是不是？

法達克 是的。六年五個月了。（停了一會）

瑪利紅 從那時候起有過什麼事呢？什麼也沒有……

法達克 你在這兒住多久了？

瑪利紅 兩個星期。

法達克 忙嗎？

瑪利紅 我怕不是爲着生意忙。這兒的人可愛極了——他們請我吃中飯吃晚飯，他們對我的工作——「啊，非常有興趣」——可是一直沒有請我畫。天呀，我是怎樣需要呀！……

法達克 這我可不懂了。我一直以爲你很成功呢。

瑪利紅 聽起來老像是成功的，不是嗎？這個印象我想是由於幾個要我畫像的人的極度惡名聲而來的。到目前爲止我設法過得還不錯——要是我能省儉些，我敢說我很有些積蓄了——但這會兒似乎沒有人要畫像。難道這些人不像從前般要出風頭了嗎？還是比從前窮了？

法達克 兩者都有，我想。……

瑪利紅 前一次來我忙得不堪。可說是聲名狼藉，爲的我在俄國替共產黨領袖畫了像。這些金融鉅子順從了怪論，都找上了我。畢次堡「九」實業家要這枝畫過列寧

像的筆來畫他們。現在他們可不急着要了。總有個緣故，法提。你可好嗎？說來讓我聽聽。加蒂好嗎？

法達克 唔。她跟着我來了。

瑪利紅 沙特呢？

法達克 很好。

瑪利紅 她一定長得很高大了。

法達克 跟你一般高了。

瑪利紅 加蒂一向恨我，不是嗎？見我怕死了。她怕我看中了維基的錢。……

法達克 是的。她怕你問他結婚，使我們得不了多的錢。當我們知道他要死了，她苦痛極了。

瑪利紅 可憐的孩子——要是她對我客氣些兒，我就可不讓她這麼擔憂。

法達克 加蒂是很實際的。她又是一個好母親。這都是使女人貪財的緣故。

瑪利紅 維基留給你很多嗎？

法達克 不很多。一半是給你的。

瑪利紅 真的嗎？他太好了！使人多感謝呀！

法達克 我們已化掉了……

瑪利紅 當然你們該化。

法達克 不久我就可以償還你這一份。我要到好來塢去。

瑪利紅 真的嗎？這對你太好了，法提！我聽了也高興。

法達克 你去過那兒，不是嗎？

瑪利紅 是的，上次我到美國的時候。

法達克 你喜歡嗎？

瑪利紅 唔，這是一個新的黃金國——搶金的藝術。

法達克（帶着一種譏笑的憤慨） 維基留給我一注遺產，看去像是永遠用不完的。

瑪利紅 你這話有什麼意思？

法達克 維也納的情形愈來愈壞了，你從一九二五年離開後沒有回去，所以你不知道。戲院子死氣沉沉，連頭等人才也很難活下去。我設法弄了幾個曲譜來做，除開失敗以外，都趕不上我平時的標準。

瑪利紅（笑着，有些譴責） 啊，法提……！

法達克 要不是維基留給我錢——與你的！這六年我真不知道如何過的。大約六個

月以前，我們已是山窮水盡了——一身都是債——沒法兒償清的債——這時候我

們發現了奇蹟……

（瑪利紅興奮了，用了撫着他的膝。）

瑪利紅（低聲） 我受不了……

法達克 我的戲劇經理打電話來了。一個美國影業大王到維也納來了，他要見我。只見我不見別人。就是我的經理人也沒法兒在他的聲音裏掩沒他的驚奇。爲什麼只見我，我問。天知道，我的經理人說。好吧，我們到不列蘇旅館去見這位影業大王。談話開始以後，事情就慢慢清楚了。他以爲我是維基。他不知道維基已經死了。他以爲我作了多惱歌。

瑪利紅 他是這樣說的嗎？

法達克 不，不是的。但談話完了我們握着手的時候，他對我說：「誰要是能作這樣一個歌，這就是我們所要的人。」於是他口哨吹起了多惱歌裏的華爾滋舞曲，不入調得連我自己也認不出。你記得這曲子嗎？（他開始哼起華爾滋舞曲，瑪利紅也哼着。他們共哼着，法達克開始說話後，瑪利紅仍哼了些時才停。）他

是這樣天真，這樣可愛，我有一種衝動想同他說：「喂，朋友，你並不要我，你要的是我的兄弟，如果你要他，只有叫他活轉來！」但是高貴的衝動是奢侈的衝動。你先得生活優裕，才能使這種衝動滿足。我一聲不響。我們握了手，而我到這裏來了。今天晚上他們在華爾陀夫·阿司多利亞請我吃飯，介紹我的兄弟與新聞界會面！你說這不是開玩笑嗎，瑪利紅？（停了一會）

瑪利紅 法提……（一會兒。他不回答。）法提——如果我說幾句——很坦白的話，你不在乎嗎？

法達克 我不信你能對我說比我自己對自己更深刻的話。

瑪利紅 你知道維基是很喜歡你的。他常說你把天才的價值估計得太高了。

法達克 因為他有天才，所以他可以看輕天才。

瑪利紅 一遍又一遍，他對我說：「你知道，瑪利紅，論人，法提比我強得多，他

比我和氣，說話比我俏皮，天賦比我高，比我忍耐……」

法達克（搖頭） 不對。我不過讓人看了是這個樣兒……

瑪利紅 你把自己看低了，法提……這件事兒使他太好笑了——這件事兒關於好來塢人的事兒！

法達克（苦笑） 更會使他……

瑪利紅 爲什麼你讓他笑一次也不許？在維也納我從沒有機會告訴你，到了後來，事情層出不窮，真是可怕，不過他對你保持了最溫和的情感。他常說及你。他臨死前一星期有一天對我說：「因爲我有那種作曲用的第六感覺器官，而他沒有，他就把自己比我看得低。」他常向我說他所有的都是你給他的——由於你犧牲了自己，把他送去音樂院上學，當他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追上你，遠遠走在你前面那種情形，使他很是不高興。我覺得他情願把他盛在金碗裏的天才倒出來倒在

你頭上、你可知道他一生中的恐懼是什麼——他一生中時刻忘不了恐懼！——

你懷恨於他的恐懼……

法達克（受感動，深深慚愧。） 瑪利紅……

瑪利紅 你現在不要對他懷恨了，法提……你看，這是多好玩？對於他，這是一個非常希奇的，達到最高價的遺留物——一個人家記憶不清的華爾滋曲，在他死後五年，居然會變成你需要最切時候的恩物……真是有意思極了，法提。真是好玩兒！惟一可惜的事是他可能並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他會多高興，法提。難道你連這一點也一定不肯給嗎？

法達克 你說得我慚愧極了。

瑪利紅（愉快地） 胡說……

法達克 因為我的確不願意他聽了高興——是的——不過現在我決計不這樣想了

——現在我懂得我從未想到這是如何……（突然大笑）天呀，這真是好玩的一件事，不是嗎？

瑪利紅（也跟着他笑）當然——這是一件快活的事……（他們兩人大笑很久。）

瑪利紅 奇怪的是——在那個地方你比他合適得多了。

法達克 自然囉！他們口裏可以吹着我的——我的曲子！

瑪利紅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法達克 啊，我的寶貝，你同我去吧。

瑪利紅 不行。

法達克 瑪利紅，我很希望你去。我從來沒有覺得生命是這樣溫暖可愛像你在我身

邊時的。

瑪利紅 親愛的法提，你說得使人喜歡極了。

法達克 難道有人不讓你嗎？

瑪利紅 沒有，一個人也沒有。我只是一個人。

法達克 那末……

瑪利紅 這不是我去的時候，法提。我又沒有路費。這會兒我窮得很。

法達克 那末你聽我說，我……

瑪利紅 不行，你太好了，我不能接受。

法達克 這有什麼關係——別傻了……

瑪利紅 虛榮。一種虛榮。

法達克 但是我所有的全是你給我的。

瑪利紅 也許我是傻子——不過我總覺得自己管自己才足自豪。我常是自己管自己的——那樣至少我是真正獨立的。對我自己的智巧，我有點兒驕傲。你可知道，

法提，好幾次不論我怎樣窮，每次總來了救星。這次是什麼，我很想知道。要是朋友給了我錢，那就沒有意思了。沒有比朋友的錢使我更懷疑我自己的——我該怎麼說？

我自己的買賣本領的。

法達克 你在故作驚人之論吧！

瑪利紅 爲什麼不？無論如何，這是我的愚見，請你乖乖的，讓我自以爲是吧——

好嗎，法提——你別送我錢。無論如何，我有一樁生意，同那……

法達克 真有嗎？

瑪利紅 那個剛纔來的年輕人。你以爲他會回來嗎？這會兒我想起我們對他有點兒不太客氣，不是嗎？我見了你太高興了，我那有工夫去敷衍他！（門鈴聲）啊——

——你看！（門外呼喚聲）請他進來，米尼！

（米尼走了進來，從廳門走出，去請客人進來。）

法達克 你晚飯有約嗎？

瑪利紅 一個年輕人，在船上跟我要好的。

法達克 啊，瑪利紅！

瑪利紅 我似乎對年輕人具有吸引力，法提。這叫我有什麼辦法？

法達克 你在那兒吃飯？

瑪利紅 我不知道……那一家酒店？告訴我那一個，我可以……

（米尼引進了利安特·諾蘭。他是一個中年，漂亮的大個兒。面貌像已故總統哈定。他穿着深色的衣服，背心上鑲着白滾條。表面上整齊得無可非議，不過在諾蘭的眼中；偶然可以看出神情不定，差不多孩子般急着討人喜歡，急着做得對，看了很是動人。等着年輕人的瑪利紅不覺驚奇了。諾蘭先生看着她很高興。）

諾蘭 哩，瑪利紅。

瑪利紅（疑惑，覺得她該記得他。） 你好？唔——對不起我，會兒就來……

諾蘭 請便，不要客氣。（他走向右。瑪利紅陪法提走向廳門。）

法達克（私下對她） 像是上門生意。（她作手勢請他別做聲。）

瑪利紅（大聲） 一個鐘頭內請你打個電話給我，法提，告訴我那一家人酒店……

法達克（一俟她到了走廊，諾蘭聽不到他們。） 你一定來嗎？

瑪利紅 也許遲一會兒。再會，法提。

（法提下。瑪利紅轉向諾蘭。他站着把手放在背後，因為他可以更地驚奇，很

覺得意。）

諾蘭 你好嗎，瑪利紅？

瑪利紅（謹慎仔細） 唔——，我認得你嗎？

諾蘭 你認得我的。

瑪利紅 啊，是了 是了！

諾蘭 什麼時候！

瑪利紅（面帶笑容但沒把握） 溫却司脫夫人在阿司考脫的遊園會——兩年以前

……

諾蘭 再猜！

瑪利紅 我記得很清楚，正是那時候，你可不要……（她用手掩蓋了眼，想變魔術般把他引進過去的回憶中。）

諾蘭 這可怪了。要是有人對我說，我走入一間房內，站在瑪利紅·弗羅特面前，她可以不認得我，我一定要說他們說着瘋話……

瑪利紅（急得要死） 我真的認得你，我知道你很清楚——就是……

諾蘭 你要後悔的——我警告你……

瑪利紅 現在我可沒法饒恕我自己了——我知道了！

諾蘭 我不信！

瑪利紅 美國大使館七月十四日在羅馬宴客 去年——你坐在我的右面。

諾蘭 我沒有。

瑪利紅（可憐樣兒） 你總歸在那兒。你坐在什麼地方？

諾蘭 我根本沒有去。

瑪利紅 那末我想你這般讓人心裏上下不定，未免太不客氣了。我再不能忍受了！

諾蘭 這真是做夢也做不到的事！

瑪利紅 你替我開個頭吧，好嗎？

諾蘭 從家鄉方向想——從坦尼西方面想！

瑪利紅 噢……！

諾蘭 小瑪利·弗羅特……

瑪利紅（恍然大悟） 不是的！不是的，這是不可能的！

諾蘭 唔，正是這時候……

瑪利紅 但是……！那時候你是……

諾蘭 你自己呢！

瑪利紅 不過——蓬納「十」——你不是蓬納·諾蘭，你是嗎？你是他的兄弟！

諾蘭 我沒有兄弟。

瑪利紅 但是蓬納——親愛的蓬納——你現在是多神氣呀！

諾蘭 我一直過的還不錯。

瑪利紅 把你的大衣和帽子交給我——（瑪利紅接了大衣和帽子穿過台後部走向鋼琴，把它們放在那裏。笑着，有些神經興奮。）你該事先告訴我。這樣突如其

來，太不公平了。蓬納！竟想不到是你！（停了一會。他不喜歡她叫他蓬納，但不知道怎樣停止她。她坐在畫台上，向上看着他說：）你的神氣好得很。你像一個——像一個——參議員，或者那樣龐大的人物。

諾蘭（坐到鋼琴前沙發中）那是一個好的預兆，我必須告訴奧林。

瑪利紅 什麼爲預兆？奧林又是誰？

諾蘭 你說我像一個參議員。我——因爲不願意說得太早——不過幾個月後我也許可以當成了。

瑪利紅 一個參議員！

諾蘭（微笑）參議員。華盛頓。不是那須維爾。「十一」

瑪利紅 你自己要當一個參議員，還是你沒法不當呀！

諾蘭（對他這個觀點是無法懂得的）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瑪利紅 我替你畫一個像。多加。「十二」戒尺。人民的代表。

諾蘭 這意思不錯，簡直好得很。現在我記起來了——從前你常常畫我的，你還不
錯吧，是嗎？

瑪利紅 沒有你好，蓬納。你想想。蓬納·諾蘭——一個華盛頓的參議員。嘿！
告訴我——你看我怎樣？你一見我就認得，是不是？

諾蘭 當然認得。你沒有什麼變——只變了一些些，也許。

瑪利紅（小心地） 胖大了！

諾蘭（檢視她） 不……我看不出……

瑪利紅（寬了心） 那好極了……

諾蘭 你與從前全一樣——全一樣。

瑪利紅 啊，你不知道，蓬納。我是善於裝扮的。我們有多少年不見了？至少有十

二年了。還不止——十五年……

諾蘭 差不多——我還沒有開始當律師……

瑪利紅 我們還是小孩子……現在看看你！我可以看得出你是很成功的，蓬納。

諾蘭 爲什麼？

瑪利紅 背心上的白滾條，我看了總是什麼長之流。多方管制。垂直線公司組織。

你的垂直線還是水平線？

諾蘭 兩者都有。

瑪利紅 好得很！結了婚嗎？

諾蘭 還沒有……

瑪利紅 你這是怎麼逃過的？總快了吧。

諾蘭 我已訂了婚。

瑪利紅 對方是那一位？

諾蘭 司來特·金尼考脫。奧林·金尼考脫的小姐。

瑪利紅 奧林·金尼考脫。那個報紙出版人？

諾蘭 是的。他支持我競選參議員。

瑪利紅 倘使他支持你，你該選上。報紙的銷路——銷路不很好，是嗎？不過選票總是有，我想。

諾蘭（生了氣） 在我自己的一州，金尼考脫報紙比其他的一樣好……
瑪利紅 我敬祝你成功。我知道你一定會當選的。嘿！諾蘭參議員！

諾蘭 倘使我當選，我是最年輕的參議員……

瑪利紅 也是最漂亮的，蓬納。……

諾蘭（難為情） 唔……

瑪利紅 你不好意思了！你多可愛！（她坐在他旁邊）啊，蓬納，你使我覺得驕傲極了，真的。

諾蘭 你知道，瑪利紅，我當律師相當成功。了不得的成功，我可以說。近年來我組織了幾個最大的聯合公司。我發了財——不少的財。於是有一天我醒了過來對自己說：喂，諾蘭，你得有信仰。你得問問自己走向那裏去。我平時太忙了，從來沒有機會向自己提出這種根本問題。我決心暫時歇一歇。你已經夠用了，已經一生吃用不完了，我對自己說。時機已經到了，你不該再繼續替自己找錢，你該替一般人想想。我一向是有野心的，瑪利紅。這是你知道的。我早年的一切夢想；你全有份……

瑪利紅 當然我有份……

諾蘭 你記得我常常告訴你我並不貪圖金錢與勢力的本身——我常常想做一個真正

偉大的人物——替國家替我的時代做點兒事……

瑪利紅 我記得的。有時候你說起話來像韋勃司脫，「十三」親愛的。你進參議院，我一點兒也不驚奇。

諾蘭 我永沒有想到——即使在我荒唐的夢裏……

瑪利紅 唔，你看，你太看輕自己了。你還可以高昇——到白宮裏去——爲什麼不？

諾蘭 我從沒讓自己這般想過。

瑪利紅 爲什麼不？這並不比目前已發生的事更爲神奇，不是嗎？

諾蘭（像拿破侖在海倫那島上） 命運！

瑪利紅 正是命運！

諾蘭（和祥，富於人性，故意以德示人的態度。） 那末你呢，我的親愛的……？

瑪利紅 你會看到的。沒沒無聞。不安定。孤單。全沒有着落。絕對沒有進參議院的機會——除非我與參議員結婚。蓬納，你到華盛頓後，你肯肯我介紹幾個參議員嗎？

諾蘭 唔，這話還早呢……自然別人看得起我，我沒有不盡力的。我從來不把朋友忘掉。不論我具有何種缺點，我希望不忠實不在其中。

瑪利紅 當然不在其中。你是一個可愛的人，過去你也常常是的。（停了一會）

諾蘭 我進來時看見的那個人是誰？

瑪利紅 一個從維也納來的老朋友——一個作曲家。

諾蘭 你同外國人來往很多，是嗎？

瑪利紅 很多……

諾蘭 很奇怪，這我可不懂得。

瑪利紅 外國人也是人，蓬納。他們當中也有很好的。

諾蘭 我在外國住上幾星期，就開始覺得家裏好。

瑪利紅 我愛紐約，但我不能說我時時刻刻想念坦尼西。（又停了一會。他突然注視着她——仍舊不相信會見的會是她，並且經過如許年月後，雖然沒有他，她仍舊會是容光煥發。）

諾蘭 小瑪利紅·弗羅特！我總覺得不能相信……

瑪利紅 啊，蓬納！你可愛極了！你是這般——坦白。我一直喜歡你，就是爲的這個道理。

諾蘭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瑪利紅 你看着我的樣子，你那不信任的態度，你那驚奇。你希望看到什麼？一個軀壳，一個遺留物，一個刷白了的墳墓……「十四」倒底是什麼？

諾蘭（感覺不安，因為讓她說穿了。）——我全不那樣想。

瑪利紅 告訴我，蓬納，倒底是什麼？我不會生氣的……

諾蘭（苦惱，囁嚅） 唔，自然囉，我聽到了這些話以後……

瑪利紅 你聽到了什麼？你一定得告訴我，蓬納。

諾蘭 唔，我的意思是——關於你的生活的。……

瑪利紅 有趣嗎，蓬納？有趣！

諾蘭 不必再提這個了。你挑選了你的生活方式。每個人都有權利過他自己的生活，我想。

瑪利紅（拍他的手） 你這話說得漂亮極了，蓬納。我希望你進了參議院後也保持這種開明的看法。

諾蘭 當我來這裏的時候，瑪利紅，我是十分誠懇來同你說幾句話的，幾句從我們

分離後時刻在心的話，不過倘使你保持着輕鬆的口吻，我想我何必多說什麼——事實上我還不如一走爲是。（但他並沒有要走的意思。）

瑪利紅（嚴重地） 你務必原諒我，蓬納。一個人說慣了，別人聽了以爲是在說笑話，其實我是沒有什麼變的。我不是玩世不恭的。我見到你高興極了，蓬納。

（他的聲音攜着悲哀的低調。） 一個人在一生中，倒底沒有幾個真正朋友——你是我年輕時的一部分 我們互相保有了各人年輕時的一部分。……

諾蘭 可是你連認也不認識我！

瑪利紅 完全由於突如其來！這些年來我到過紐約好多次，倒底你從來沒有走近我過一次——一次也沒有。這些年來你把我全忘了。（嘆了一聲）蓬納，我怕你太忙於你的事業了。

諾蘭（嚴酷） 你也忙於你的！

瑪利紅 在你的話裏我發覺一種道德譴責的餘音 雖然很輕，但不致錯認。

諾蘭（同一聲調） 哼，我想一個以藝術爲生命的人的生活，是沒法不與人雜交的！（他看着她，控告的神情。）

瑪利紅 啊，天呀，蓬納！你看我該怎麼辦？我該臉紅嗎？我該慚愧低下頭嗎？我該怎麼辦？對於這種當着面可怕的指摘，一個人該如何反響？我不知道消息已經傳佈得這般荒唐……

諾蘭 你的許多愛人都是名人……

瑪利紅 過去你是無名的……不過現在你出名了，不是嗎？我似乎給過你刺激，如果我没有給你其他的……

諾蘭 倘使那時候我有現在的名氣，或許你不會在最後一分鐘內，離開了我走了出去……

瑪利紅 親愛的蓬納，你這話不全……

諾蘭（氣得不能再忍） 我請你不要再叫我蓬納了……

瑪利紅 不過我一向是這樣叫你的。你的真姓名是什麼？

諾蘭 你知道得很清楚……

瑪利紅 我發誓我不知道……

諾蘭 我叫利安特……

瑪利紅 真的我忘掉了。利安特！他是誰——他不是在希臘司撞做過什麼事嗎

〔十五〕他在希臘司撞做了什麼事？

諾蘭（嚴厲地） 別把話叉了開去。

瑪利紅 對不起！你說你要同我說幾句話——

諾蘭（冷酷地） 是的！

瑪利紅 我愛聽人家的話。

諾蘭 你離開我的那晚上——

瑪利紅 我們不是爲着什麼事爭吵過嗎？

諾蘭 你走了後我才明白我已經離不了你——

瑪利紅 親愛的蓬納！

諾蘭 我努力工作，我工作得像瘋子一般，爲的要忘掉你。我的確把你忘掉了——

（他把頭轉了開去）不過——

瑪利紅 不過——！

諾蘭 因爲我們分離時那情形，我又一直聽不到你消息——使我心裏很是苦痛——

使我——（他遲疑着不知用那一字好。）

瑪利紅（供給他） 猶豫不決！

諾蘭（很快地——安心因為她懂得這般真切。）——是的。這些年來我一直想見到你，好去了我的心事——

瑪利紅 你要我最後一句話嗎，蓬納親愛的？

諾蘭（兇狠地） 我要見了你，站在你前面，告訴我自己：「她在這裏了——那又算得什麼！」

瑪利紅 那末你能夠嗎？

諾蘭（興奮地，很明顯言過其實。） 能夠！能夠！

瑪利紅 那很好，蓬納。我懂得你如何感覺——不是像拔了一個牙齒一般嗎？（誠懇地）替我自己說句公平話，我得告訴你，我那樣大刀闊斧拋棄了你，並不是爲了像你剛纔所說懷疑你的前途——就是在那時候我已看清楚，你是命中注定創造大事業的——而是爲了我覺得我們兩人個性不同，結了婚不會幸福的。你可以看

出我是如何的對。我疑心我自己有一種探尋的趨向，一種精神上的與肉體上的難
滿足的遊興，我知道一等到你發現了這趨勢，一定要使你感到恐怖。現在還不是
使你感到恐怖，雖然我們已經沒有關係了。你想一想，利安特親愛的，倘使我們
結了婚，困難是多麼大——如果有什麼事你該感激我的，就是我那霎時的豁然開
朗，使我向前遠看，使我拋棄了你。你看，你現在所有的一切——你的前途，你
的希望，連你的未婚妻——親愛的利安特，都是我賜與的——不，我不能說是我
——而是那個本能，那個先見之明……

諾蘭（戀戀不捨）也許是我們共同造成的……

瑪利紅 我連做一個未婚妻也不能答應你的，蓬納親愛的——即使我是那樣雜交
的……

諾蘭 不要再用那個字了。

瑪利紅 但是，利安特，這是你用的字呀！

諾蘭 你以為我一直沒有記在心上嗎！你以為我沒有受到苦痛嗎……！

瑪利紅 什麼苦痛，親愛的？

諾蘭 那種思想！

瑪利紅 什麼思想？

諾蘭 每次我聽到關於你的事的時候——美國報紙中所載的關於你的一切惡名譽：

……替共產黨政治家畫像，跟滑稽電影明星在加利福尼亞奔跑！

瑪利紅 我得做買賣不是，蓬納。一個人總得活。何況我也替資本主義政治家畫過

像。又在日內瓦……

諾蘭（含糊） 你懂得我是什麼意思……！

瑪利紅 你的意思……（她把手摺成了杯形低聲說）你的意思是雜交嗎？那已經傳

了出來了嗎，蓬納！難道那須維爾縫紉會裏也在低聲說着嗎？倘使我回到家鄉，他們會把我當做妖婦燒死嗎？他們會審判我嗎？你肯替我辯護嗎？

諾蘭（句句老實話，誠懇，天真無邪。）我既是一個誠實的人，勢必站在大衆前面說：你們責罰這個女人，就是責罰我，而我正在請你們投票去代表你們。因為與這個女人第一次在上帝前面犯罪的就是我。我既是一個有面子的人，勢非如此做不可。

瑪利紅 使你擔憂的是不是就是這件事……真正使你擔憂……

諾蘭 這使我苦痛極了……！

瑪利紅 你是一個聖人，而我只是一個苦依絲「十六」！這給我替你畫像的一個大意，我希望你能給我這筆生意。我可以把你畫成穿着髮織襯衫的人，一個薩望那盧拉「十七」。他也當過參議員，不是嗎？是嗎？

諾蘭（愁苦地想着她） 我不能忘掉是我……

瑪利紅 你以為你是第一個嗎，蓬納！難道我會這樣沒良心賣俏，使你相信我——

啊，我不會這樣的。我不是這樣的人。

（她穿到畫臺右面。）

諾蘭（兇暴地） 別向我撒謊！

瑪利紅（坐到凳上） 蓬納，你嚇壞我了！

諾蘭（站在她旁邊，俯視着她，差不多威迫的態度。） 你向我撒謊，為的好使我

不受良心的責備，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知道我的罪惡，我必須忍受任何惡果！

瑪利紅 既然如此，我不願意剝奪你的小小愉快，不過……

諾蘭 你是罪惡，瑪利紅。看過去你不像是罪惡，但你是罪惡——罪惡！

瑪利紅 啊，親愛的蓬納，這當然不是你要說的話。你怎麼了？你從來不是這樣的

——難道是這樣的嗎？你十分清楚我不是罪惡。偶然的——也許——但不是罪惡。天呀蓬納，我也可以說因為你不能容忍，你也是罪惡。這都不過是性情的不同——可愛的性情的不同。

諾蘭（搖頭，沒有信服） 詭辯！

瑪利紅 就算詭辯吧，英格教長。「十八」我順便可以告訴你我見過這莊嚴的教長，他一點兒也不莊嚴，倒是喜喜哈哈的。（站了起來。）我們喝杯茶吧，好嗎？倘使你同一個雜交的女人喝一杯茶，你的選舉人會計較嗎？他們必須知道嗎？

諾蘭 我怕我不夠，瑪利紅。我得走了……

瑪利紅 啊，請坐下喝杯茶——（強他坐下）你忙着什麼，連一杯茶也不能等？……（呼喚）米尼——米尼……

米尼（在門口出現） 小姐有什麼事……

瑪利紅 請預備茶……

米尼 是，小姐……（米尼下。瑪利紅向着諾闌笑，坐在他旁邊。他是很是不安。）

諾闌（稍覺窘） 關於畫像，瑪利紅……

瑪利紅 啊，我不過是說笑話……不要因為我說了而當了真……

諾闌 我從來沒有過油畫像。對於競選運動也許有用。倘使我當選了，對你在華盛頓也有幫助。

瑪利紅 你對我體貼極了，蓬納。不過我得坦白告訴你，那種莊嚴的參議員派頭並不是我的特長。自然我可以試一試。唔，我決計試一試吧……（她注視了他一次）蓬納，你的畫像，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完成了，你可變成莊嚴的象徵。一個結實的人。不苟言笑。穩固健全。採用中庸之道——燕尾服上的標語。我把你畫得像哈定——甚至更漂亮些——讓女人見了都投你的票。

諾蘭 你對我太好了……

（瑪利紅突然吻了他。）

瑪利紅 謝謝你，親愛的！（他很是不安，受着窘，高興得不得了。）

諾蘭 瑪利紅……

瑪利紅 不過一時感情衝動，親愛的！

諾蘭 你明白這——這畫像……

瑪利紅 當然。那完全是生意。別擔憂，沒有畫完以前，我不會再吻你的。

諾蘭 我不知道我告訴過你一個月內我就要結婚了。

瑪利紅 我把你的像趕緊畫好，好讓你在結婚那一天應用。

諾蘭 我整個生命，連每根汗毛在內，都是司來特的……

瑪利紅 連每根汗毛——多澈底！

諾蘭 我不是一個婆希米亞人，那是你知道的，瑪利紅。

瑪利紅 可別那麼說！你是一個吉坡賽！（她繼續研究他，替他擺姿勢，又替他安排手的放處。米尼自左上，端着茶盤，上面裝着茶壺，茶杯，茶碟，匙，糖，乳酪，一盤蛋糕。她把茶盤放在畫台上，從左下。）啊，蓬納，替你畫像是多麼有趣。謝謝你，米尼。告訴我你對自己是什麼一個看法。

諾蘭 你是什麼意思？

瑪利紅 在你的最深的內心裏，你把自己當做什麼人？拿破侖，司基比阿〔十九〕莫索里尼……！

諾蘭 胡說！你以為我是一個演戲的嗎？

瑪利紅 當然。誰都是一個演戲的。每個人都有關於他自己的祕密的一個陰影。你知道我的什麼？你知道我對我自己是個什麼看法？

（門鈴響。）

諾蘭（冷嘲地） 又來客人！

瑪利紅（喚米尼） 請你去看看是誰，米尼。或許是我在船上遇見的那年輕人，來帶我出去吃晚飯了。

諾蘭 他叫什麼名字？

瑪利紅 我忘掉了。他不過是我在船上遇見的一個孩子。

諾蘭 誰能夠過像你過着的生活？

瑪利紅 這是一種特有的天賦，親愛的。（門鈴又響）米尼，去開門吧。（米尼上，自走廊下）今天我好幸運，蓬納。

諾蘭 在生人前面你不要叫我蓬納好嗎？

瑪利紅 當然。你叫什麼名字？

諾蘭（動氣） 利安特。

瑪利紅（採用記憶術） 利安特——希臘司撞——利安特……

（米尼從門走到臺前幾尺。）

米尼（正好在房內） 是來過的那位年輕人——他說是你叫他走的——

瑪利紅 請他進來，米尼，替他也預備一個茶杯吧。

米尼（下時） 是。

諾蘭 也不要這些過分親密的字眼——不知道你的人會誤會……

瑪利紅（很快樂） 好吧，親愛的。（米尼引利查·克脫上後，下，又端着茶上。）

瑪利紅走上前與他寒暄。（我很高興你回來了，唉……先生。）

克脫 克脫。

瑪利紅 啊……

克脫 開頭是K。

瑪利紅（有了把握） 啊——我想法兒記住它。這位是諾蘭參議員。

諾蘭（怒容） 我並不是諾蘭參議員。

瑪利紅 但是你就當參議員的。（她遞茶給他，他接受了）在我們自己人中，難道不能這樣稱呼你嗎？這稱呼使我感覺到平靜的勢力。同時也留個印象給我的客人。請喝杯茶，克脫先生。（她遞給他一杯）

克脫（把他的帽放在左邊沙發上） 政客們對我並沒有什麼印象。我也不是來喝茶的。我是爲着生意來的。（不過他喝了一大口。）

瑪利紅 兩者不妨兼顧。在英國他們就一邊喝茶一邊談生意的。美國商人太緊張了。

克脫 我不是一個商人。

諾蘭 不論你是什麼，你是個沒禮貌的人。

克脫（高興） 這是真話！

瑪利紅（喜悅） 你們兩人居然同意不很好嗎？剛纔我以為你們要爭吵一場了。

諾蘭 在我的時代，倘使一個孩子走了進來，在婦女面前言行這般無禮，他是要吃皮鞭子的。

克脫 那末你進了參議院，你可以提出一個鞭刑議案。這議案可能帶給你大大的光榮。

諾蘭 你說話像個共產黨。

克脫 謝謝你！你說話像個參議員！

（瑪利紅要笑了出來，但覺得笑不得。她看着克脫。）

瑪利紅（快再給他茶） 再喝一杯，克脫先生……

克脫（接茶） 謝謝你。

瑪利紅 再請吃塊糕——這糕很好……米尼做的——差不多蜜糖糕一樣好。米尼把我害了。

克脫（接糕） 謝謝你。（吃糕）從我們各人的觀點，我們所能說的關於雙方的壞話都已說出來了，最後的侮辱也發洩過了，仍舊我們沒有不好做朋友的道理，參議員。這糕好極了，其實我中飯都沒有吃過。

瑪利紅 這就是他不高興的緣故——他餓了——一個挨餓的孩子……

諾蘭（把茶杯放在鋼琴上） 可能他要你買他的保險單子。

克脫 我是來買進的，可沒什麼賣出。

瑪利紅 一張畫！

克脫 我像個買畫的嗎？

瑪利紅 其實你不像……不過我除開畫片沒有其他可以出賣的。

克脫（深信） 我想你有的！

瑪利紅（對諾蘭） 這年輕人太作弄人了。

諾蘭 你爲什麼不請他明白說了出來，不就把這事情了結了嗎？

瑪利紅（轉向克脫呆板地復述） 請明白說了出來，把這事了結掉。

克脫（把茶杯放在沙發左後面桌上） 女人是多厭煩呀！

諾蘭（走向他） 哼，你這莽撞的小東西——我有心……

克脫（喜悅地） 這一個衝動你還是壓一壓吧。我寫了一封商業信給這位小姐，同她約定一個會面的時間。她答應我在四點鐘會面。現在已經是六點了。在其間，

我在這五層大廈內上下了三次。來去我損失一小時多的生命。在這一小時內我可以讀一本頭等的書，也可以向一個女孩求愛，也可以發明什麼——一個無法補

儻的小時。這才是沒禮貌呢。這太不像生意經了，太隨便了。（向瑪利紅）現在你還是單獨見我，還是留我在這裏同這個不是對手的人比武呀？

瑪利紅 在我見過的年輕人中，無疑你是最魯莽的。請吧！

克脫 對！（他反身要走並且真要走，她也知道他真要走。可是她心裏滿懷着好奇心。當他走時）再會，參議員！你的革命朋友向你告辭了！

瑪利紅（當他走到門時，跟着他——可憐地向他解釋）年輕人！諾蘭先生是我的
一位老朋友。不論你提出的是什麼生意，我總得同他商量。你不能在他面前說
嗎？（同時她搖着頭，表示叫他不要走。）

克脫 我不能夠！

瑪利紅 請你等一分鐘……

克脫 好吧！一分鐘。（他拾起一本雜誌胡亂翻着。）

瑪利紅（向利安特） 利安特，倒底我不能隨便放過——也許真有什麼……（她扶

了他的手臂，開始陪他走向門，低聲說）我就是急着要知道他能說些什麼……

諾蘭 我不知道是否安全，把你單獨留在這兒同那樣一個人……

瑪利紅 米尼在她房裏……帶着弓和箭！

諾蘭（走向廳門） 反正我是要走的——這會兒我已經是遲了。

瑪利紅 什麼時候我再見到你，蓬納？（她在門口同他站着。）

諾蘭（拿起帽與大衣） 我不知道。我很忙。我打電話給你吧。

瑪利紅 一定要打的。今天晚上就打來。我可以告訴你他說些什麼。可能是很有趣的。

諾蘭（大聲使克脫聽到） 你在這裏全無保護，連任何混蛋——（克脫把雜誌翻了一頁）也可寫信給你，到你的住所來看你，我看了很是過意不去。不過這是你自

己情願的。再會。

瑪利紅 再會。親愛的。電話簿裏找到你嗎？我可以打電話給你……

諾蘭（急促） 不要——不要——你還是不打的好。我會打給你的。再會。

克脫 再會，格拉哈爵士。〔二十七〕

（諾蘭正要回罵，換了主意，在盛怒中走了出去。）

瑪利紅 哼，我怕你沒給他一個好印象吧！

克脫（放開雜誌） 那太不幸了！

瑪利紅 這不是年輕人做人的道理——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克脫 那只是裝着重要吧了。你沒有受他的欺騙吧？上了漿的襯衫——浮胖虛大——

——一個十足的議員老爺！

瑪利紅 其實他是一個好人——樸素和氣。（拿了香煙，敬與克脫，他接了過來，

點着了。她也拿了一枝，但她忘記點了。）

克脫 我不信他是樸素和氣的人。我相信他是貪得無厭，良心惡毒的人。無論如何，他是個偽君子。當一個人大聲嚷着女人沒有人保護的時候，你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虛偽的好色之徒。

瑪利紅 你是一個激烈的年輕人吧？（因克脫沒給她火，她自己點着了。她把火柴扔在地上。）

脫克 是的。世界上有許許多多人許許多多事使我走向紅色……你們爲什麼一定要叫我年輕人？我已經二十五歲了。

瑪利紅 那是因爲你似乎具有正在發育中的青年的那種悽慘的未終改正的想像。

克脫 想像！那就是你錯的地方。我可以告訴你，弗羅特小姐，我是與你見過的任何人一般現實。

瑪利紅（坐在右首沙發朝向後台的靠手上）誰要是對像諾蘭那樣的好人還要發脾氣……要是你知道——要是你聽了在你來以前我與他的談話，你會知道你是如何的錯誤。自然，他是——他是非常好笑——不過他使人感動。

克脫 你是一個能容忍的人吧——見到了別人的最好的部分。

瑪利紅 說這話好像容忍是一種罪惡。

克脫 你那種人是罪惡，因為你鼓勵虛偽，無能，柔弱及各種卑鄙手段。你稱謂容忍的，我叫它糊塗懶惰。你像那種書評家，在每本平凡的書裏，都找出可以讚美的東西。

瑪利紅 你是一個狂妄的青年。

克脫 這樣說了，你以為就可以把我解決了。好吧，就是那末樣吧。我是被解決了。現在讓我們談談生意吧。（他的態度明白指出：「哼，我為什麼要化工夫來

「說服你？不論你對我如何想法，這又有什麼重要？」這些話並不浪費在瑪利紅身上。）

瑪利紅 你面子上客氣，心裏可有些沒把人放在心上。

克脫（高興） 是嗎？

瑪利紅 不過你這種態度對待我，我並不計較。那正因為我能容忍的緣故。我甚至於覺得好玩。（穿過走向鋼琴）我既然要換了衣服去吃晚飯，或者不如你……

克脫 你說的對。

瑪利紅 請坐下……（停了一會。她坐在琴凳上，面對着他。）

克脫（走到鋼琴旁，隔着鋼琴對他談。） 我是一個叫「每周」的雜誌的編輯。你知道這雜誌嗎？

瑪利紅 我似乎在報攤上見過……

克脫 你從來沒有看過嗎？

瑪利紅 我怕沒有。

克脫 這對你的辨別力是一種恭維。我們的銷路非常廣大。我相信是三百萬份吧。那樣大的銷路，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的讀者的一般智力不會太高的。不過偶然我們也刊印格調高尚的文章來阿諛他們——我們刊印這篇文章是很謹慎的，按時印出蕭伯納，威爾斯，却斯脫頓。所以陪伴你的都是名人……

瑪利紅（驚奇） 陪伴我的？

克脫 是的，陪伴你的？我要請你寫你的傳記按期在「每周」上發表？將來你自然——可以出單行本。

瑪利紅 我的傳記？

克脫 對呀。你一生的故事。

瑪利紅（莊嚴） 我懂得你的話。

克脫 錢不會少。我預備預付你兩千元。

瑪利紅 天呀，我是老到這步田地——居然有人要我的傳記了嗎？

克脫 我們有我們的理論，我們認爲一個人四十歲以後，不會有緊張的事情發生

……

瑪利紅 多殘忍的思想！

克脫 爲什麼要等到八十歲？那時候你的印象已經模糊了。多半自傳是死人寫的。

爲什麼不當你年輕，生命力充沛，一生最熱鬧的時候，寫下你的傳記？

瑪利紅 但是我不是一個文人。我不知道該如何開始。

克脫 你是生下來的，不是嗎？從那時候開始。

瑪利紅 我的朋友告訴我，我能夠寫讓人讀了愉快的信……但是爲什麼你要我寫我

的故事——爲什麼有人會發生興趣？你知道我不是頭等畫家——差得遠了——我
不過是巧妙吧了……

克脫（直率） 不是你——而是你筆下的有名人物……

瑪利紅（覺得好玩） 你是一個刻薄的年輕人——我倒喜歡你……

克脫 你的胆量是大的。你是坦白的。從一個美國女人說，你的一生事業是非常的
——你要做的都做得不錯……

瑪利紅 那些大胆女人之流……那作風不是已經過去了嗎？

克脫 我想你的一生可以寫一本好書。你可以在這裏住了下來，永遠住着不動，替
「畫報」畫封面，畫一個母親愛戀着她的嬰兒。但你不這樣做，你去了歐洲，想
法子把最難找到的人來做你畫畫的材料。你到底怎麼找來的。

瑪利紅 這些最難找到的人是如何容易找到，你聽了會驚奇的！

克脫 這正是我要你寫的故事。正是這個。把你所經過的事說了出來就完了。使你離開家鄉的動機，譬如在一般移民開始以前使你到俄國去的動機，你爲什麼一直流浪着，你有過在一個地方永遠住下來的機會，爲什麼你偏不住下來。

瑪利紅（很是嚴重） 不過譬如說我不知道……

克脫 那倒很有意思。那個謎就有意思。也許你一邊寫的時候，一邊可以把這謎解開了。這是一種明朗化。我同你談得愈久，我愈覺得你有一個偉大的故事；你寫着，你一定會感到好玩的。

瑪利紅 年輕人，你使我感到我是一種制度！

克脫 對你的職業也會有大大的好處——我們可以把你畫的列寧，莫索里尼，蕭伯納等像印出來——你愛印什麼就印什麼……

（她開始笑，開頭輕輕地，後來大聲地。）

瑪利紅 請你原諒我……

克脫（若無其事） 有何可笑？

瑪利紅 我想起了一件事——最有趣的事——一個人爲什麼會突然想起這些最古

怪的事，不是很奇怪嗎？

克脫 你想起了什麼？

瑪利紅 好多年前的事……

克脫 什麼事？

瑪利紅 我不好告訴你。告訴了你就對不起人！

克脫 那樣的話，可能對於雜誌是一篇好文章。留着吧！

瑪利紅（受驚） 你不會做出害人的事吧？

克脫 只把這故事登了出來——照你所寫的——可說一字不改。

瑪利紅 你太嚇人了！（她把煙放在鋼琴上的煙灰缸內弄滅。）

克脫 胡說。這裏是你第一張支票。兩千元。（他把支票放在桌上她的面前。）

瑪利紅（忽然悽慘，拿起支票，站了起來，看着支票） 我無法告訴你這使我感覺

我是老到那一步田地了！

克脫 譬如說我請你寫一本小說！那不會使你感覺老吧？我不過請你寫一本關於你的一本小說。目前唯一有生氣的讀物只有傳記。他們已討厭小說了。它太平淡了。寫小說沒有胆量把實際上發生的事實寫進去。

瑪利紅 你知道你也許要失望的。在你心裏你或者已看到標題。「身經百戰的女人」，「女冒險家中的最後一個」，「不肯回家的馬赫達」。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也不會像這些書。

克脫 下個月我們就可以預告出去——下月即開始登載。行嗎？

瑪利紅（放下支票，走向右）天呀！我不能答應這樣的事——我實在不能夠……

克脫 爲什麼不能夠？

瑪利紅（面對他）不過我該從那裏開始？

克脫（立起）唔，要是我是你，我先坐下。（她沒辦法地在琴凳上坐下。然後克脫給她紙與他自己的——一枝鉛筆。）你看呀！全替你預備好了！

瑪利紅（哭訴）我怎麼能出去吃晚飯——我怎麼能做別的事……如果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

克脫 你倒底用不着費心思。你只把你經過的事說了出來。（他又點了一支煙。）

瑪利紅 我可以用真姓名嗎？

克脫 如果那人是出名的，你可以用。沒有名氣的，如果你喜歡，你可以假造。反正沒有人會知道。

瑪利紅（看着他） 啊……你叫什麼名字？

克脫（看着她） 我告訴過你了——我的名字是克脫。

瑪利紅 我知道——K打頭的——我不能叫你克脫呀！你的大號是什麼？

克脫（不高興） 利查。

瑪利紅 那就對了。我同你說，迭基，「三十二」當我想起——當我想起——我遇到的

有趣的人物……他們在骨子裏，你可知道，迭基，全是一樣的。

克脫 嗨，那就是我們在編輯室所說的一個觀點。

（突然她的害怕消滅了，她為奇異的各種可能性所克服了。）

瑪利紅（跳了起來，向他湊了上去像是要吻他似的，但是她換了主意。） 迭基，

我想這會是一本好書，一本人人要看的書。你想想——（拿起了支票）我還有錢

好拿！迭基，你是一個安琪兒！

克脫（苦笑） 那是我。克脫安琪兒！好，再會。下次再見。（走向臺後廳門）

瑪利紅（突然驚慌） 啊，別走！

克脫 你別以爲我會坐在這兒握着你的手，當着你想起你前後各次的勝利的時候吧？

瑪利紅 不過你不能走了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想着我的一生……

克脫 也許這正是時候你該把你的一生前前後後清清楚楚仔細想一想——一個人想，別讓人來握着你的手……

瑪利紅（突然） 不，我不要想。（她聳起了肩，像是覺得冷）想了反使我擔憂。

並且我對這件事有種迷信。

克脫（跟她走向臺後） 迷信！

瑪利紅 唔。一種——最後的行爲。你寫了你的傳記以後，還有什麼其他的事留着

讓你做的？

克脫 替另一部傳記收集材料！

瑪利紅 你還能另寫一部而不重複嗎？（在右首沙發的右靠手上坐下）

克脫 吃飯求愛不全是重複的嗎？但你一直吃飯一直求愛。

瑪利紅 你這人太刻薄了！

克脫（差不多直說了出來） 你這人太情感了。

瑪利紅 我是——「情感旅程」三十三——不行，這不是已經有人用過了嗎？

克脫 書名你不用擔心——你把書寫完了，我自會從故事裏找出來的。

瑪利紅 這種書總有些什麼——我一時說不上來——

克脫 什麼？

瑪利紅 俗氣。每個人都寫着回憶錄。誰理睬？

克脫 唔，錯誤的感覺！對不起，費了你的寶貴的時間。再會。

瑪利紅（他的決然的態度使她受驚）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克脫（他軟化了——走向她） 我準備認錯——沒有別的。你想避免俗氣的願望，可能使你的故事單薄。你甚至於達到幽雅的程度。這我可沒有興趣。塞滿了在愛神四周飛來飛去的情節。

瑪利紅（轉向他） 年輕人，你太使人難堪了！

克脫 你呢，太故弄玄虛了！

瑪利紅（隔一會） 我祝賀你！你幾乎使我要發脾氣！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完全誤解了我的傳記的性質與我與我朋友的關係。我的故事不至於單薄，也不至於全是片段的情節，因為我的一生不是單薄的，片段的。我也用不着塞進去——倒是如何選擇的問題。我寫下來給你看好了。明天下午請你來喝雞尾酒。

克脫 這倒到底是誰的傳記，你的還是我的？

瑪利紅 你不是編輯人嗎？（她向他微笑）請到這兒來當編輯呀。

克脫 好，我來吧。不過如果你不在，我可不等你的。我連一分鐘都不等的。

（他急下。瑪利紅站着，眼跟着他，要想笑，但在裝腔。這即使在她也是一種新風格。）

瑪利紅（對自己說） 多奇特的一個年輕人——（一會克脫走回來了。瑪利紅見他很高興，向他招呼，好像久別重逢。）啊，是你！

克脫（窘迫） 我忘了我的帽子！（他一時找不到。）

瑪利紅（既不動也不把眼離開他，她指點帽在左首沙發上） 那不是嗎！正在我的旁邊。

克脫（走去取帽） 啊，在這裏。（拿起帽）謝謝。（一時他立着猶豫不決，帽拿

在手裏，看着一直沒有把眼離開他過的瑪利紅。他受窘了。）好，再會！

瑪利紅再會。（克脫又走了。同剛纔一樣她站着不動，眼望着他。她轉向鋼琴——

——見到了支票——拿了起來讀着，好像怕是假的。這件事對她似乎有些做夢般的。她很快樂很興奮。她把支票像小旗般揮着。她一邊唱着，一邊走向鋼琴，在琴凳上坐下，彈起多惱歌中的華爾滋曲。她看見了拍紙簿同鉛筆，停止彈琴，拿起了紙與筆，走向放在臺後一端窗旁的小靠椅，坐了下來，把腳擱在窗座上。當她寫時，她向自己大聲讀出第一章第一句）我出世……（米尼上，她來取留在畫臺上的茶具等的。瑪利紅用鉛筆打着拍紙簿，又讀出第一句。）我出世——我遇見利查·克脫——喂，米尼，這是一個大綱——我出世……我遇見利查·克脫——此外我所要做的就是填入中間一段好了……（米尼聽慣了這些沒頭沒腦的話，聽了若無其事。）

米尼 你說什麼，瑪利紅小姐？

瑪利紅（想要米尼走） 稍爲預備一點兒好了，米尼……我要出去的。

米尼 那個年輕人來了！

瑪利紅 那一個年輕人？

米尼 那個你……

瑪利紅 啊，是了！我在船上遇見的那個年輕人。你請他回去吧。今天晚上我不能出去。自此以後，米尼，再不能隨便出去玩兒了！

米尼（驚奇） 你整個兒晚上在家？

瑪利紅 是的，米尼。每天晚上我要一個人陪着我的傳記……（她記起了克脫的話，復說了一遍，好像這話倒底對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前前後後清清楚楚仔

細想一想……

米尼（端起了茶盤，匆匆走向廚房，答應給她好的吃）一碗肉湯和煎餅！……

（米尼自左首門下）

瑪利紅（已經在回想她的過去）我出世……

——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約三星期後。下午。

幕啓：利安特·諾蘭的全身畫像面對着觀衆，瑪利紅正在略加修正。她穿着工作的衣服，寬大的紅粗呢褲，一根腰帶結在一件破舊的藍布罩衫外，裏面着的是一種絨線衫。她很快樂……附近鋼琴上放着她的紙筆。當修改利安特畫像時，她寫書的意思忽然來了。她放下畫筆與畫盤，走向鋼琴，用筆記下。這意思使她高興。她一人格格的笑。然後她回到畫架。米尼上，在瑪利紅未見她以前，站着看了她一會。

瑪利紅（最後見了米尼） 啊，米尼，你在這兒，你來做什麼？

米尼 你不是叫我立刻來嗎？

瑪利紅 我叫過你嗎？

米尼 叫了的。（在右首沙發上坐下）你在廚房裏留了一個條子，叫我買菜回來立刻就來。

瑪利紅（細看着畫像） 是我留了條子叫你的，米尼，不錯不錯。

米尼 你叫我做什麼，瑪利紅小姐？

瑪利紅（在松節油缸裏洗着畫筆） 我對你說過有兩個人吃晚飯嗎？

米尼 當然說過的！爲了這個緣故我上街買菜的。

瑪利紅 不過我的計劃變更了。我還是要同法提到外面去吃的。

米尼（站起看着畫） 啊，天呀！（她仔細看着畫像）

瑪利紅（幽默地看着米尼，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好嗎？

米尼 看上去很好——

瑪利紅 你知道這是誰嗎？

米尼 真是像得很這是諾蘭先生！

瑪利紅（與她握手表示感激） 謝謝你，米尼。（門鈴響。）請你去看看是誰，米尼。

米尼 對他說你在家嗎？

瑪利紅 我在等法達克先生。要是他，我總是在家的。

米尼（完全贊同，走向門） 真是法達克先生……（米尼向外走。瑪利紅在放在鋼

琴上的簿子上記下一筆。法達克上。米尼關好門，自左下。）

瑪利紅（在鋼琴旁） 法提！請坐！

法達克 唔，我的親愛的，我打斷了你那一種事業？

瑪利紅（笑着） 我不知道！

法達克 現在我不敢來看你了。（他脫下大衣同帽，放在右首沙發靠臺後的一端上，在沙發左邊坐下。）

瑪利紅 當我畫的時候，我想起了有趣的字句。謝天謝地，好得這不是一本嚴重的傳記。我要把它獻給維基：「獻給維基——我所認識的人中最快樂的人！」對了，我想起來了，你有關於維基的快鏡照片嗎？我有的全是正正經經的店裏拍的。我想要幾張比較親密的。

法達克 我找幾張給你好了。

瑪利紅 你聽包惠爾說起你幾時走嗎？

法達克 明天。

瑪利紅（受驚——靠他右首坐下） 法提！

法達克（聽天由命） 明天。（他們坐）我離開你很悲傷，瑪利紅。

瑪利紅 沒有人同我一起笑了。

法達克 對我這是充軍。

瑪利紅 你會很快活的。我可要非常想念你了。

法達克 也許你也會來的。

瑪利紅 也許我會。我一直想到中國去。倘使我的勞作能夠留給我多的錢，我會在去中國的路上停下來看你的。

法達克 那好極了。

瑪利紅 你知道一個人寫傳記會產生一種安靜的效果——你寫好了你會想：「哼！

看這討厭的東西……」

法達克 你想寫得很神氣嗎？

瑪利紅 我不想寫得很瑣碎……

法達克 我想你是能避免這個的。

瑪利紅 我的友誼不是瑣碎的……（她把他的手捏了一把）

法達克 你見過那個神氣十足的年輕人嗎？

瑪利紅 啊，見過的。他偶爾來這兒看我寫得如何了。他常不把人放在眼裏。不過

我疑心面子上他雖然傲慢，實在他是不安定的。

法達克 啊，現任你可別告訴我他有自卑心理。

瑪利紅 唔，我想他確實有的！

法達克 這個新派心理學很使人莫明其妙。在我的簡單的時代。你說：「這年輕人強詞奪理，傲慢無禮。」從此你就不提他了。現在你說：「他有自卑心理。」你正鼓勵他變為更強詞奪理，更傲慢無禮。這真使我莫明其妙了。

瑪利紅 他有一種誠實使我喜歡他。

法達克（立刻得到結論） 啊！

瑪利紅 沒有的事，法提！事實上，我可以告訴你……我很喜歡他！

法達克 我想他是被注定的……

瑪利紅 他並不感興趣。他是一個瘋狂的人。關於社會情狀方面，我相信：這種人我在俄國也見過——全沒法征服的。不過我仍舊樂觀……（他們笑）一個人總不能絕望，不是嗎？人生比起個人來更富於變化，更有彈性。三星期前你來看我的時候，我真覺得毫無生路了。我沒有把真情告訴你，事實上我真不知道那裏是生路。我又感覺疲倦——這使我擔心。哼，可是現在我突然之間（指着畫像）在畫利安特了，並且——（指着鋼琴上的文稿）還寫着自傳。新生之路。很覺得興奮。

法達克 這種熱心單只爲着藝術嗎？

瑪利紅（笑着）當然！——法提，你以為爲着什麼！

法達克 我不相信。

瑪利紅 來，看一看利安特！

法達克（立起——走向畫架上畫像） 噯！正正經經的！

瑪利紅 要掛在白宮裏的。（她向他擠眼，他笑，把手臂繞着她的肩。）

法達克 瑪利紅，你太可愛了！（他們一同走向臺前，他們的臂互相抱着各人的肩，很親熱的樣子。）

瑪利紅 啊，法提，我現在快活極了。也很安靜。寫文章迫得你安靜下來，孤單起來。我一直在衝動中活着的——一種沒有終止的快曲……

法達克 好書名！

瑪利紅 是嗎？我把它記下來……（在鋼琴上拍紙簿上寫着。法達克坐在左首沙發

的右靠手上，面對着她。）沒有終止的快曲……怎樣拚的！有點兒裝腔作勢。也許可以當做一章的題目……（回到他那裏——坐在畫臺上，面向着他。）現在我才明白多少年來我沒有空停下來好好想一番。我坐在這兒，法提，好幾個鐘頭，可是我什麼都沒想起。然後，忽然之間，過去的事情潮水般湧上來了——古怪的，遙遠的，半忘了的過去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真的嗎？有多少是真的？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我記起某種悲傷與恐懼。我記起了它們的存在，但想不起它們的深度——它們的特殊苦痛。爲什麼？我怎麼啦？爲什麼它們是這樣深刻？這好像記起了一幅風景畫，可是失去了顏色，一種記憶力的色盲。（門鈴響，她呼喚她的管家。）米尼！（米尼自左上，急急穿過走向廳門。瑪利紅把畫台安排了，上面放着一把金紅色的教皇寶座。）這可能是諾蘭參議員。他畫的時候到了。他假裝着不喜歡讓人畫他的像，不過我知道他喜歡的。

（米尼自走廊上，慌張，格格欲笑。）

米尼（尖銳聲） 華利克·惠爾生先生！

瑪利紅 吞壁·惠爾生！

米尼（向法達克） 那個電影明星！

法達克 真的嗎？

米尼（充滿喜悅） 真的！

瑪利紅 法提，你會喜歡的。請他進來，米尼。

米尼（與她去請惠爾生） 天呀，他多漂亮！

瑪利紅 一個惠爾生的觀眾。

法達克 也是我的觀眾！

瑪利紅（短短的低語） 無論如何——你可不能走在他之前！

（米尼開了門，華利克·惠爾生上。他很漂亮，富於爆炸性的感情，喜歡說天地間的大話。他穿着夜禮服，鈕孔裏插一朵紅色卡乃興花。）

惠爾生（穿過走向瑪利紅，吻她的手） 瑪利紅！

瑪利紅 華利克！

惠爾生 親愛的，你好嗎？

瑪利紅 我很好。整晚上沒睡嗎？

惠爾生 不，不。這是正經事。

（米尼已走向廚房門，一直看着惠爾生。）

瑪利紅 這是法達克先生。華利克·惠爾生先生，一位有名的電影明星。

惠爾生（穿過走向沙發，與法達克握手——戲劇化的姿勢。） 法達克！那位有名的法達克！

法達克（又被誤認爲他的兄弟） 是的。

惠爾生 久聞大名！

法達克 真的嗎？謝謝你。

瑪利紅 法達克先生正要向好來塢去，路過這兒。他是去作曲的，替……

惠爾生（坐在畫臺上——面朝前） 當然！我榮幸得很，法達克先生——大大的榮

幸。那忘不了的華爾滋曲——怎麼樣開始的？……（他開始哼起「風流寡婦」中的華爾滋，配着搖擺的姿勢。）音樂是我最心愛的一種！

瑪利紅 有一次你說最心愛的是我。

惠爾生 音樂對我有過很大的好處！

瑪利紅（向惠爾生） 喂，告訴我……（她看見米尼仍舊呆看着惠爾生）你看米

尼。一見了你，她就心亂得話也說不出了。

米尼 啊，小姐！

（惠爾生風度翩翩地立了起來，向米尼和氣地招了一招手。他不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人。米尼高興得話也說不出，自左下。）

（惠爾生回到舞臺上坐下。）

瑪利紅 好了，米尼！華利克，華利克！你不該這樣兒對米尼，在她這年紀！

惠爾生（悲劇性） 你們看呀！這面貌！這該死的面貌！我真想把我這臉遮蓋起來。一個人連私生活都沒有了。

瑪利紅（坐在舞臺上的寶座裏） 倘使你有私生活，你想做什麼，吞壁？

惠爾生（喜悅） 這個綽號！

瑪利紅 我是脫口而出，我叫了你的綽號嗎？

惠爾生 你叫的！是你取的。自你離開好萊塢，沒有人叫過我這名字。你答應對我

解釋這綽號的意義，可是你從來沒有。

瑪利紅 這綽號有意義的嗎？

法達克 瑪利紅對於取綽號很有本事。

瑪利紅 我喜歡綽號，我很喜歡寫一篇專門關於綽號的。

惠爾生（十分高興） 吞壁！吞壁！（很有收容法達克的意思）你是一個聰明人，法達克先生。我可以看得出來。（法達克嘴裏說：「多謝！」）你想得出她叫我吞壁是什麼意義嗎！

法達克 她的奇思異想不是我能知道的，惠爾生先生。

惠爾生（對着瑪利紅向後靠） 說呀，神之神呀！不！現在別說了。放進你寫着的書裏去吧。

瑪利紅（瑪利紅與法達克相互看了一眼） 事情變化得多快。

惠爾生，我心裏想了好多年了，瑪利紅……要你替我畫一個像。現在我們既然都在一個城裏住着……

瑪利紅 行，我就喜歡……

惠爾生 穿着丹麥人的服裝。（瑪利紅同法達克相互看了一眼）我喜歡穿着他們的衣服讓你畫。我希望，法達克先生，在好來塢他們不毀滅了你的精神，像是差不多毀滅了我的一般！

法達克（微笑） 我的精神是無法毀滅的！

惠爾生（立起，穿向沙發後，在法達克肩上拍着） 那好極了。（回向畫臺左，站着把右足放在臺上）你知道，好幾年來我一直在求着他們上演沙士比亞。（做着姿勢）

瑪利紅（攔斷他） 坐下來，舒服些。

惠爾生 他們連聽都不要聽。可是我要放棄演員而去經營演出！

瑪利紅 啊，天呀！千萬別那樣兒！

惠爾生 爲什麼？

瑪利紅 放假的晚上你叫米尼去做什麼呢？

惠爾生（微笑） 我的觀衆，是嗎？

瑪利紅 對呀！

惠爾生 正是這話！（收容的態度）你們藝術家的工作的對象是畫，文學——（對法達克）或音樂，這也是美麗的藝術，法達克先生——他超出了語言，超出了任何東西；他一句不說，可是什麼都說了。」

法達克 對呀！

（門鈴響）

惠爾生 比起我們可憐的演員，你當然是幸運。（米尼上，穿向中後的廳門）倘使我死了以後，留下的不過一幅你替我畫的像，這不是諷刺嗎？這就是我要你畫的道理，也許——算是我可憐勁兒抓住了永生不滅。

法達克 你聽到嗎？你是賜給人們永生不滅的！

瑪利紅 我想永生不滅是一件估價過高的貨物。告訴我，吞壁，你不在好來塢，你在做些什麼事？

米尼（回上宣佈） 諾蘭先生！（然後米尼看着惠爾生。惠爾生立着——看着米尼。）

瑪利紅 請他進來，請他進來。（米尼回，仍看着惠爾生戀戀不捨。米尼下後，向其他的人）你們不看見嗎？

法達克 效果當場發生——像音樂……

（諾蘭上。米尼跟着上，走進廚房，一邊出神似地咕嚕着「天呀，他多美！」看着惠爾生。）

瑪利紅 蓬納，你好。（介紹諾蘭）你認得法達克先生。諾蘭先生，這位是華利克·惠爾生，你聽到過的。

（法達克向諾蘭鞠躬，諾蘭也還禮。）

惠爾生 諾蘭先生，榮幸得很。久聞大名！（他們握手）

瑪利紅 今天你來遲了，蓬納。這幾位先生在這兒，你覺得難爲情嗎？要是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的。

諾蘭（進來時已擔憂發怒。他有一捲雜誌拿在手裏。他現在說着話，很容易發脾氣的樣子。） 其實，瑪利紅……

瑪利紅（把他坐在畫臺上寶座裏） 啊，坐下來，乖乖的。光線快要不夠了。（諾

闌坐下。惠爾生坐在左首沙發的右靠手上，沙發裏坐着法達克。瑪利紅開始畫蓬納。你覺得我怎麼樣，吞壁？

惠爾生 我在一本雜誌裏看到你弄文學了……

諾蘭（站起一半，給人看雜誌） 那末這是真的！

瑪利紅 別站起來，蓬納……（不過她接了雜誌看着）哼，迭基替我宣傳的，不是他是誰？（她在左首沙發裏惠爾生與法達克之間坐下）你看，法提！（給他看雜誌裏關於她的書的整張預告。）

法達克（看着） 你想你的生活夠得上這個嗎？

瑪利紅 爲什麼他們寫出這種東西來？（站起走回）把我描寫得像一個女卡薩諾伐

〔二十三〕（她把雜誌扔在臺上諾蘭腳旁）哼，他們要失望的。

諾蘭（憤慨） 他們會嗎？

瑪利紅 蓬納！（但她全不以為意——只把他推進較好的光線中。）

法達克（技巧地——他覺到危險） 我可以問你，惠爾生先生，你現在正在演電影

嗎？

惠爾生 沒有，我正在紐約親自登幾次臺。

瑪利紅 親自登臺。我愛這句話。說來非常神氣。（穿向畫圖）

惠爾生 夠厭煩的了，我告訴你！我有作家們在自己做的書上簽名的恐懼。這完全是犧牲，我可以向你保證。完全沒有意思。（惠爾生穿向畫臺——把右足擱在臺上，俯下去用右臂撐在膝上，細看着諾蘭，他的臉與諾蘭的相隔不到六寸。諾蘭坐着很不安。）

瑪利紅 我可以想得到！你怎麼啦，蓬納？今天你似乎很不自然……沒有放鬆。

諾蘭（爆發，怒視着其他的人） 這好像有人看着你洗澡一般！

瑪利紅 啊，抱歉得很，蓬納！

法達克（站起） 我很同情諾蘭先生。

惠爾生（走開） 要是我像你怕難爲情呀，諾蘭先生！

法達克（穿向瑪利紅，她在畫架右） 我走了，瑪利紅。（吻她的手）再見！

瑪利紅（有意義地） 你非走不可的——（惠爾生又坐在左首沙發靠手上）你們

倆個……

惠爾生（立起） 我也正要走。我下一次登臺是六點三刻。（與其他人說）

法達克（助她一臂） 我先走了，惠爾生先生。

惠爾生（面對法達克） 不，讓我先走……（轉向瑪利紅）我說，瑪利紅……

（法達克，毫無辦法，走向臺後，穿上大衣。）

瑪利紅 什麼事，吞壁？

惠爾生 如果你立刻開始畫我的像，並且畫了出來——我知道你一定會畫出來的——你也許可以放進你的書裏，你說可以嗎？老實說，我討厭我只在電影雜誌裏出現。

瑪利紅 看着吧。當然可以。

惠爾生 那好極了！今天晚上你千萬不能不來。再見，最親愛的瑪利紅。再會，諾蘭先生。（他開始去握諾蘭的手，但被瑪利紅所阻，她差不多尖聲嚷了起來。）

瑪利紅 不要動，不要動！不要握手——別碰他。

惠爾生 榮幸極了！再見。……（最後他揮着手下——瑪利紅回到畫架。）

瑪利紅（對法達克） 別忘了——我們一同吃晚飯的。

法達克（像漢姆來特裏的演員學着撲羅尼亞司。）「三十四」光榮極了——再見。（法達克下）

瑪利紅（寬了心） 這會兒……

諾蘭（一人咕嚕着） 混賬東西！

瑪利紅（畫着） 那年輕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個人，你不知道嗎，蓬納？歐洲到處都有他的側影——在亞洲也是的。一個永遠跟着你的側影。你見過他嗎？

諾蘭（神色不變） 他是一個混賬東西！

瑪利紅 我承認他是那樣的東西——不過另外一個——那法提——他可愛極了！

諾蘭（很短——憤怒） 那當然囉！

瑪利紅（驚奇） 蓬納！

諾蘭（現在大怒了） 誰不是親愛的？照我看來，每個人都是親愛的？世界上充滿着親愛的。至少在你的世界裏。

瑪利紅 不過，親愛的……（她突然停止——坐在右首沙發的右端上）啊，蓬納，我現在記起來了！

諾蘭 你記起什麼？

瑪利紅 吞壁！我爲什麼替他取一個綽號叫吞壁。你懂得嗎？

諾蘭 我不懂……

瑪利紅 吞壁是樂隊裏一個大的樂器，發出一種空洞的聲音。（她用畫筆向空中打着一個鼓）逢！（諾蘭突然離了座）怎麼啦？

諾蘭 今天我坐不定。沒有那心情。

瑪利紅 我可以看得出你在上着心事。

諾蘭 我真有一樁心事！

瑪利紅 那是什麼事？

諾蘭 這該死的傳記！你真的在寫嗎？

瑪利紅 唔，是在寫的。

諾蘭 你存心寫些什麼？

瑪利紅 那可不容易回答——這好像問我我一生做了什麼。

諾蘭 這傳記從什麼時候寫起？

瑪利紅（開始奇怪這問話） 從我的出世起——不是巧得很嗎？

諾蘭 一直追敘到在家鄉的時候——當你不過是那克司維城的一個小姑娘！

瑪利紅 當然如此。回想過去的一切使我覺得快活極了。

諾蘭 一切都使你快活？

瑪利紅 一切我所記得的。

諾蘭 我也算在當中嗎？

瑪利紅（對自己微笑） 是的！你當然在裏面！

諾蘭 你在書裏不能提起我！

瑪利紅 但是，蓬納，我怎麼能不提起你？

諾蘭 乾脆說一句，你不能！

瑪利紅 但是我如何能不提！你太重要了——想一想你與我一生的關係。你自己說的，蓬納親愛的，是你——你替我開了個頭。這不是一章的好題目嗎？「蓬納開頭。」我非這麼寫不可。

諾蘭 這不是好玩的，瑪利紅。（威嚇）我警告你……

瑪利紅 警告我！先讓我問個明白。你真要我放棄這樣一個機會因為……

諾蘭（站起從畫臺走下。兇暴命令的口氣。）機會！下流的風頭主義！好讓你在這種爛東西裏（指鋼琴上的雜誌）表揚你的醜事。我不能捲進去。我告訴你！

（他在盛怒之下）

瑪利紅（停了會） 我知道從你的標準看，我是一個放蕩的人。不過世界上還

其他的標準，有的是呢。

諾蘭（穿向中——把雜誌丟在畫臺上） 坦尼西可沒有！

瑪利紅（站起） 我怕你的眼界太小了，蓬納。

諾蘭 抱歉得很。

瑪利紅（脫去罩衫，穿向臺前右首的小桌，拿起了她的筆記，又穿向臺後右首的書桌） 我不管廣告裏怎樣說着我的傳記——我知道我寫的是什麼……

諾蘭 抱歉得很。

瑪利紅 沒有關係。（不過事情已相當僵了）

諾蘭（停了一會） 要是你爲着金錢而寫的——（她轉身看着他） 我知道你情況很

窘——我可以答應你去替你拉生意，得到的錢比你寫傳記還要多。前幾天我還同我未來丈人談起你。他是一個大人物，你知道的。我一定可以叫他來找你書像……

瑪利紅 這消息並不够興奮。

諾蘭（現在心慌了，他知道了他冒犯她到了如何程度） 瑪利紅！……

瑪利紅 我覺得寫自己的傳記很好玩。你知道我是愛玩的——所以我儘願放棄書你偉大的丈人的機會。連畫你本人的快樂我也可以放棄。然後我們分手，仍舊是朋友，好嗎？（她伸出手來給他）再會。蓬納。

諾蘭（慘敗） 瑪利紅——你不能這樣兒對付我——你不能就這樣兒讓我走……

瑪利紅 我不相信在我的一生裏曾經與任何人有過無聊的爭吵。算這一次是最像了。因此我對你有點兒不耐煩。我想我們不如現在分手吧，當我們分手的時候，還可以有一些——尊嚴。好嗎？

諾蘭 你不懂得這當中的困難——不然，你不會這樣說的……

瑪利紅 有什麼困難？

諾蘭 我整個的前途。就是這個困難。

瑪利紅 啊！

諾蘭 目前是我一生的關鍵。在我的一州裏我未婚妻的父親是最有勢力的輿論領導人。老實說，我是靠着他的。要是這種事情傳了出去，可使他與我之間發生永久的裂痕——可嚴重地影響到我的參議員的候選，甚至於我的婚姻。

瑪利紅 這兩件事是互相連貫的，我很懂得。

諾蘭 這種揭發——在這個時期——可使我永遠翻不了身……

瑪利紅 揭發！你使我覺得——我不能告訴你你使我覺得什麼……（她笑着。半神經質的）

諾蘭（哭喪的聲音） 你必須放棄這個。瑪利紅。

瑪利紅 我在外國遇見過 政客。政治家——還有一個內閣總理 他們把你叫

做「揭發」的——聽了使人汗毛凜凜的——只不過看做茶餘酒後開玩笑的資料。他們全不放在心上。天呀，蓬納，你爲什麼把它當作大事！

諾蘭 我是靠人家選舉我的，而選舉我的人並不像你或我般開明。（瑪利紅看着諾蘭有些驚奇）我的意思是——他們根本是鄉下人——可是我的未來的丈人同情他們的觀點。

瑪利紅 告訴我——你的丈人，他不是個用胸腔擴大器的人嗎？

諾蘭 他是一個強壯結實的人——你或許知道，他對鍛練身體是着了迷的。

瑪利紅（又微笑） 你可以在健康雜誌看見他穿着短褲的照片。

諾蘭 這不是丟臉的事。

瑪利紅（坐在左首沙發的右靠手上） 他的照片可不能嚇退我，蓬納。我不過想證明是他肥了，沒有別的。

諾蘭 我的一切都是金尼考脫給我的。要不是他，我不會這會兒競選着參議員。

我不能冒着險去得罪他。

瑪利紅 你到底是怎麼了？你一向是個很好的孩子——有時並且有趣……？

諾蘭（惶惑——轉了開去）或許是的——倘使你不離開我……

瑪利紅 噓！噓！噓！可憐的蓬納。我替你難過。真的我替你難過。（她撫着他的手臂）

諾蘭（突然熱烈——面對她）別碰我！

瑪利紅（奇異）蓬納！

諾蘭 你以為我沒有人性的嗎？

瑪利紅 哼，你要不是最矛盾的……

諾蘭 那天一進到這個地方我就知道了——一看見你……

瑪利紅（攔阻） 但是，蓬納，你已經訂了婚，並且你要當參議員的。

諾蘭（走了開去） 把它忘了吧！當我沒有說過！

瑪利紅 你使我摸不着你是什麼意思。……

諾蘭（氣憤） 難怪你摸不着。你的一生是在許多外國貴族中過的。大家都知道外國人的生活比我們放蕩。

瑪利紅 我很感動。真的感動。（她友誼地吻他）

諾蘭 不要吻我！我禁止你！

瑪利紅 好吧。我答應我再不向你攻擊了。

諾蘭 我把不得我永沒有回到你這裏來——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你已經把我忘掉了。

瑪利紅（嚴重地） 啊，這你可錯了。第一個情人——沒有人會忘記的。

諾蘭（熱烈） 可是你忘記了！你忘記我了！如果再有這樣一個機會，你仍舊可使我難堪的。

瑪利紅 難堪！你轉着什麼怪想頭 我們倆個人難道還談驕傲或者虛榮嗎？我們

是老朋友——朋友。

諾蘭（向右走一步） 請你把這些全忘掉吧——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禁不住——我……

瑪利紅 自然。沒有什麼可忘掉的，（向他走近一步）全沒有關係，親愛的……

（她拍他的手）……啊，對不起……

諾蘭 我警告你，瑪利紅——我嚴重地警告你——如果你堅持——

瑪利紅 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在熱情與威嚇之間這樣搖擺不定的……

諾蘭 我自會想法子制止你。我未來的丈人金尼考脫先生是一個有勢力的人。

瑪利紅 我知道。一個奇異的兩足動物。

諾蘭 我警告你，瑪利紅。這不是鬧着玩的事。

瑪利紅（坐下） 我的傳記裏很有幾位有名望的人。你不必害怕丟臉。

諾蘭 那個電影演員！

瑪利紅 吞壁穿着哈姆來特的服裝——你穿着羅馬人的服裝。我可以把你們兩個人的照片面對面印着——我的兩個情人！

諾蘭 你太惡毒了！

瑪利紅 我必須說我的惡毒的心思是你引起來的。你突然來這裏，並且告訴我，我不同你結婚，我錯過了些什麼東西。（門鈴響。瑪利紅說時，米尼穿過去開門）

你在面前閃耀着你的幸福的清單——一個前途，一注財富，一個神奇的新娘——

可是後來因為我有機會記載我的經歷——你反對——你對我說我萬不能寫！我是好脾氣，蓬納，不然的話，我早該動氣了——我早該氣哄哄了。

(克脫上)

諾蘭(簡直了當地，並帶着威嚇) 瑪利紅，我已經警告過你了……你要悔的。

瑪利紅 迭基，你來了，請你同蓬納談一會兒吧。(穿向樓梯，向着她的臥室走上去)我非換衣服不可了。(米尼自臺後中間上，自左首下)法提要來帶我出去吃晚飯的。

諾蘭 但是，瑪利紅……

瑪利紅 這事情無論如何我無能為力，蓬納親愛的。因為我已經答應了迭基。事實上我已經簽了約，不是簽嗎，迭基！你們倆個都別走……(瑪利紅向他飛了一個吻，走入她的臥室。兩人停了一會。克脫向臺前走到畫臺上。突然諾蘭走向克脫，並向他伸出手來。)

諾蘭 你好，年輕人！

克脫（甚爲驚奇） 你好！（他仔細看他，他的頭微斜一邊，像是一隻小花狗估計一隻大狼狗。）

諾蘭 遇見你非常高興。

克脫 這不是很客氣嗎……！

諾蘭 我告訴你，你或許要驚奇 有，次我們遇見了，你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克脫 真的嗎？

諾蘭（在右首沙發中坐下） 真的。坐下。事實上 我希望你不要見怪 不知

道你能否給長輩一個特權，讓我問你幾個問題。我心裏有一個目標 我相信——

——不是一個無聊的目標。

克脫 快問吧！（坐下）凡是能夠啓發教授先生的，隨便你問什麼！（他知道他要受審問，所以決意採取隨便，天真，甚至於恭敬的態度。）

諾蘭（咳嗽） 那末——你在你所代表的雜誌社的地位——已經很久了嗎？

克脫 約摸二年。

諾蘭 二年前呢？

克脫 報紙工作。

諾蘭 再前呢？

克脫 在世界上各處跑。零星的工作。種類很不少。

諾蘭 大學？

克脫 信不信由你——耶魯——二年……半工半讀——洗過碗。

諾蘭 很有意思的準備工作……很有意思……告訴我——你目前的工作——你覺得有意思嗎？收入滿意嗎？

克脫 兩百塊一星期。比我從前賺的加了一倍。

諾蘭 現在——言歸正傳——你當然聽到過我的未來丈人，奧林·金尼考脫老先生吧？

克脫 聽到他！我們因為敬仰他而模仿他。他是我們的模範，我們的價值評判，我們的指南！

諾蘭 你知道，金尼考脫先生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在我們的州裏擁有幾種勢力強大的報紙。前幾天我聽他說他在華盛頓要用一個新人。

克脫（假裝天真的興奮） 這倒是一件長見識的事兒！

諾蘭（這效果使他高興） 我想可能辦得到——很可能。

克脫 天，多好的機會！

諾蘭 巧得很，金尼考脫先生現在正在紐約。這幾天裏我替你約定一個時間去見他。不容說我希望你把這件事完全守秘密。

克脫 當然當然！你不用爲着這個擔心，我可以向你保證。

諾蘭 謝謝你，克脫先生。我要問的話問完了。（停了會）

克脫 諾蘭先生——要是我也問你幾句，你可以不見怪嗎？

諾蘭 當然不……

克脫 你不會說我魯莽無禮吧？

諾蘭（帶着微笑） 我不反對魯莽無禮，克脫先生。當我是你的年紀的時候，我也常被認爲魯莽無禮的。

克脫 你什麼送給我這好差使？

諾蘭 我沒有送給你好差使。我不過沒法促成……

克脫 奇怪的是第一次我們遇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十分好感，不是嗎？那末爲什麼你這樣不怕麻煩？

諾蘭 我同我的老朋友弗羅特小姐談起過你，她的意見我很尊敬。她很稱讚你，

克脫先生。我自己的印象……

克脫（不屈不撓） 那末這裏面包含着什麼條件？

諾蘭 我可以告訴你。坦白地告訴你。你勸過弗羅特小姐寫一本自傳在你的雜誌裏發表，而我不要她寫。我要毀了它！

克脫 啊！你要毀了它！

諾蘭 一點不錯。

克脫 爲什麼？

諾蘭 瑪利紅知道爲什麼。我們不必談。

克脫（爲一種突然的狂暴的嫉妬所中傷） 老天爺呀！你！你也是！

（瑪利紅自涼臺上。她穿着鴿色夜禮服——一個醜態的女人變爲一個漂亮貴婦

了。)

瑪利紅 唔！你們兩個人談得好嗎？你們想着什麼？

克脫（沸騰。走向樓梯腳） 我告訴你我想着什麼……

瑪利紅 我說是關於我的衣服……（她轉過身讓他們看）

諾蘭（不看着她，也不看她的衣服。他正注視着克脫） 漂亮得很。

瑪利紅 謝謝你，蓬納。蓬納雖然有許多缺點，他比你好多了，迭基。

克脫（到了爆發點） 他能夠保護女人，他能！他的保護巧妙得使他想賄賂我不許
你把自己發表。他的愛護精細得書裏提到他他就害怕。

瑪利紅（克脫說着，她自樓梯上走下） 別那般大的火氣，迭基。又是一個大驚小
怪的傳染病！

克脫（怒視着她） 你的感覺不很靈敏……

瑪利紅 我的感覺爲什麼要靈敏？你懂錯了蓬納。要是他不願意同我寫在一本書裏，那是他的事，與保護女人，武士道等這些無聊的話無關。

諾蘭 瑪利紅——這年輕人……

克脫（嘲笑他） 那華盛頓的事怎麼樣了，諾蘭先生？未來的參議員諾蘭先生情願給我在他未來的丈人控制下的一個華盛頓的差使來賄賂我……

瑪利紅 要是個好差使，你就接受下來，迭基，全不必考慮……

克脫 瑪利紅，我怕你的做人的道理比我的還鬆……

瑪利紅 做人的道理，無聊！我早不把做人的道理放在心上了。我是一個頂隨便的
女孩兒！

諾蘭 瑪利紅，要是這個年輕人是你來往的有名人物之一……

瑪利紅 別爭吵。孩子——請你們。我見了難受。

諾蘭 他是一個極端叫人厭惡的人……

克脫 那華盛頓的差使怎麼了，參議員？你仍舊願意促成……！（克脫與諾蘭怒目注視着瑪利紅想把這兩塊石頭擺平。走向諾蘭。）

瑪利紅 迭基，你實在太頑皮了。別同他計較，蓬納。他太年輕。

克脫 並且太不腐敗了！

諾蘭 瑪利紅，我以比克脫先生早幾年的友誼的特權，很嚴正地請求你不要把你的才能出賣與他的卑鄙的專事製造動人新聞的壞雜誌。

克脫（面對着他們） 這倒是參議員的口氣！

瑪利紅 噓，迭基，噓！蓬納親愛的，迭基的雜誌自然不是愛丁堡評論。三十五。從另一方面說，你就武斷我的傳記是惡劣的動人聽聞的，未免有點兒太沒有根據了，不是嗎？

諾蘭 那末你拒絕！

瑪利紅（溫和地，不過帶着嚴正的餘音） 是的。這種——在出版前的書報禁令似

乎——我們可以說——太不公平了。就算是出之於一個老朋友之口，也太獨裁了。

諾蘭（決然的姿態） 那樣的話，我可沒有辦法了。我抱歉得很。

克脫 別讓他嚇退你，瑪利紅，他能怎麼樣？

諾蘭 除開你把我的願望看做比這狂妄的年輕人的還不值外，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諒你。

瑪利紅 但是這個狂妄的年輕人與這件事全不相關！你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願望。

諾蘭 我已經向你解釋過此中的特別情形。如果你能答應我延遲到選舉以後出版

……

（她轉向克脫請他對這一點讓步，但一點也說不通。她夾在他們兩個中間。）
克脫 出版日期與她全不相關。這是我的職權。啊，對於坦尼西的銷售經理，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他擦着手掌，嘲弄預計的收入。）

諾蘭（最後發了脾氣） 你這般多方牽制，所得的結果，會比你爭的還要多。你

替這位——這位——

克脫 克脫。

瑪利紅 不開頭的。

諾蘭 對於處理這個年輕人，我自自辦法。你們不久就會知道的！

克脫 這是很兇的話，參議員！

諾蘭 你等着看吧。

瑪利紅 蓬納！

諾蘭 別同我說話！我永遠不要再看見你！（他下）

瑪利紅（真地感着煩惱） 這可糟了！

克脫（很是得意） 這妙極了！

瑪利紅 可是我很喜歡蓬納。啊天呀！今天晚上我打電話給他……

克脫（嚴勵地） 除非我死掉！

瑪利紅 迭基，難道我控制了坦尼西的參議員選舉嗎？（坐在左首沙發的右端上）

克脫（隔了一會） 你怎麼會愛過這樣妄自尊大的人！

瑪利紅 從前他不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人。怪就怪在這兒。他很可愛，一個很可愛的人。瘦瘦的。沉默的。他比你好多了，老實說……

克脫 當然他比我好！

瑪利紅 他不像你這樣急烈！

克脫（坐下） 假仁假義的老強盜！

瑪利紅 他一向白天克苦做事，晚上讀法律。我們常常在鄉間小路上散步，夢想着我們的將來。他是胆怯的——他是懷着不定的願望的。他爲什麼會變成這樣一個成功的，野心的，拘拘謹謹的——平淡的人！我們爲什麼都會變成我們現在的樣子！我爲什麼會變成我現在的樣子！我已經找出了幾種我的舊日記。過去我是一個顫抖的小姑娘。我相信我是天真的。現在看看我！時間，迭基……到了四十歲你會變成怎麼一個人！一個股東老闆，一個早出晚歸的人……啊，迭基！

克脫（緊張地） 我永不會到四十歲！

瑪利紅（笑着） 這個你如何能避免！

克脫（同樣聲調） 我把我自己已在四十歲以前全消耗了。

瑪利紅 你以為可能嗎？我可不信。（站起）有時候我早晨醒來覺得絕對地——永生不滅！永遠不能毀滅！一個人永遠是再生着的，我想，迭基。每個人都應當寫他的傳記，我想——不過不要爲的出版。爲着自己。一種精神上的大掃除！

克脫 自我修正……！

瑪利紅（坐在左首沙發的右靠手上）咳，爲什麼不？倒底一個人真正所有的就只有自我。

克脫 回憶是容易的。前看也是容易的。難的是現在，許多人爲的太懶了或太淡薄了就不去對付它。

瑪利紅 你說這話當然可以——在你這年紀，一個人既沒有過去，也沒有前途，因爲前途的知識，只能從過去的感覺中獲得……！

克脫（突然氣憤）我看過去是罪惡——應該剷除。

瑪利紅 多可怕！（停）爲什麼？

克脫 不必提了。

瑪利紅（站起） 當我想知道關於你的一點事，你就閉起嘴來不說了。這個我可不能。一般人照例都說給我聽的——我是他們天生的心腹。對你我可不是的……我也很有興趣，因爲，奇怪得很，我變成很歡喜你起來了。

克脫 我的生活是很無聊的，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的過去完全缺乏你所說的光彩。瑪利紅 我不相信，迭基。我不相信任何人的生活會像你所說的那樣。

克脫 可是我說的是真話。並且大多數的人的生活都是這樣的。任何人過着像你這樣的生活的自然容易說出這些浪漫的通論。你很快樂相信這些通論。好吧，我並不願對你說穿。（向她走開）我爲什麼要向你說穿？這是無關重要的。（她坐下來，用煙嘴吸着煙，注視着他。他覺得她在仔細看他。）

瑪利紅 我竟不知道你對我是這個感覺——你看我不起，是不是？（他不回答）是

不是？

克脫 是的。

瑪利紅 爲什麼？

克脫（站起。走了開去） 爲什麼我們提起這些？

瑪利紅 你自己的事，即使是片刻的流露，你也感覺煩惱，是不是？我一定要知道你的祕密，迭基——我一定要得到你那神祕的心。

克脫 祕密！神祕！無聊的浪漫話，愈來愈多了。我沒有祕密。誰也沒有祕密。不過是各種不同的貪欲，各種不同的野心——沒有別的！

瑪利紅 你把事情太簡單化了——我怕你確是太簡單化了。告訴我——你爲什麼不贊成我？是不是爲了——像蓬納般——道德上的理由？

克脫（在左首沙發的右端——怒狀）你太浮淺，太不經心，太不負責。人生是悲劇性的，但你把它當做小小的臥室鬧劇。你是一個二等藝術家，因勾引有名人物來替你做畫架子而出了名。

瑪利紅（安靜地，她繼續吸煙）往下說呀……

克脫 我是一個沒光彩的被迫着向前跑的暴發戶，所以我恨寄生動物，我的話說完了！

瑪利紅 不是生物學中也有叫什麼有益寄生動物嗎？許多偉大的人，我相信，都須像許多植物感激他們的寄生動物……牠們有好多種類。還有，迭基，你太簡單化了。這是激烈派與年輕人的一個缺點。

克脫 再談談這位諾蘭議員老爺……

瑪利紅 談到他我感覺輕鬆……

克脫 他可能對我們施用壓力，你知道……

瑪利紅 什麼壓力？我倒很想知道……

克脫 有一件事可以想得到的，他的未來的丈人可以使我丟了飯碗。

瑪利紅 他能夠嗎？

克脫 他可以。他很容易做到。（瑪利紅坐了起來看着他）一種賄賂。他可以找我的上司，給他一個更好的差使——或任何東西。

瑪利紅 全是爲了我的那本可憐的小傳記——似乎難使人相信，居然有人這樣不怕麻煩……

克脫 我倒要看看他們敢不敢嘗試——我就喜歡看一看，沒有別的……

瑪利紅 你預備怎麼樣？

克脫 怎麼樣？我要使諾蘭議員成爲全國的笑柄，連同他那愛好運動的丈人。我就

是這般糟蹋他們，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瑪利紅 聽上去你存心報仇的。

克脫 孩子，我是存心報仇的！

瑪利紅 奇怪，我只覺得好玩……

克脫 你看着任何事情都好玩！（離開她）天呀，我多恨超脫的態度！

瑪利紅 那末你的毀壞蓬納的願望完全是客觀的。

克脫 開刀式的。恰好是那般客觀。

瑪利紅 你是一個好玩的孩子，迭基。

克脫（離開她）我不是好玩的，也不是一個孩子。你同享樂的人混得太久了，遇到

了嚴重的事，仍舊認不清。

瑪利紅 但是只有嚴正的人才好玩，迭基！你看看蓬納。

克脫（面對她） 唔，看看他，一個沒有腦筋的糊塗的現代生活的縮影，一切自私

自利的，得勢的，有統治權的，二等人物的縮影。這就是我要攻擊他的原因。

（電話鈴響，一時他們都不理睬）這是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機會，我正要看
看他們敢不敢來制止我。（電話鈴繼續響着。瑪利紅接着聽。）

瑪利紅 喂……是的……當然。（向克脫——有點兒驚奇）是你的電話……（她把
聽筒交給他）

克脫（接過聽筒，在沙發後面說着） 是的。喂……當然。那又怎麼樣？啊，你要

同我談一談，是嗎？……我知道你要同我談的……我就來……當然……再會。

（他掛斷。）他們已經開始了！（他差不多很快樂，因為他急着去爭鬪。）

瑪利紅 你說的什麼！

克脫 那就是我的上司。他要同我談，談你的傳記。金尼考脫已經在迫緊他了。他

會叫我把你的傳記取消的。行——我取消好了！

瑪利紅（輕微） 我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克脫 納夫已經接到那位女人的電話……

瑪利紅 他說了嗎？

克脫 他沒有說，不過一聽他的口氣就知道！

瑪利紅 我必須說，這提起了我的全副精神……

克脫 我先要奮鬥一陣子來保持我的位子。不過如果他蠻不講理，那他就活該倒霉

——我另去找一個出版人，帶着你的稿子。如果仍舊得不到很快的結果，我就自己出版——我把我的積蓄全放進去……

瑪利紅 不過你爲什麼要自己出版？你把這傳記看得這般重要嗎？

克脫 你以爲我肯放過這個機會嗎？——對於我們的雜誌，我們的出版界，我們的

參議員，我們的道德……這是一個重要的試驗。

瑪利紅 全爲的我這本可憐的小小的傳記——維基要笑掉牙齒了！

克脫（又是一陣嫉妬的痙攣） 誰是維基？

瑪利紅（感覺到） 一個老朋友，這本傳記就是獻給他的。

克脫 噢！（坐在她身旁，然後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瑪利紅 他已經死了。（停了一會。她站起走向中）我，向看不起那些把她們的感情在大衆前面公佈的女人。（又停了一會。她走向臺後。她在思索着。）而現在我自己在做着這種事情了。近來太多自我宣揚了。懺悔的聲音放大機。爲什麼把我的聲音也夾入這當中去？我想，單從這本傳記說，我是不寫了，送基。

克脫 什麼？

瑪利紅 我們把這件事忘掉吧，好嗎？

克脫 如果你先放掉我，我要恨你的。

瑪利紅 真的嗎？那末你爲什麼不信任我？爲什麼你不肯把你的身世告訴我？你倒底爲的什麼？

克脫（經過一會壓制後決心宣佈他的祕密的夢） 我的野心是當一個一般事實的批評家。我要尋求關於事物的內部結構的一切知識。我要暴露整個制度的虛謬。我要在一陣狂大的評判的笑聲裏毀滅去未成的勢力。

瑪利紅 這是很有趣的研究。不過我聽了似乎有一個缺點——你對於你要知道的東西，事先已經形成一個概念。如果研究一開始就有這種成見，你勢必至於忽略許多高貴的慷慨的良善的事情。

克脫（帶挑戰性，憤慨） 你遇見過高貴的慷慨的良善的事情嗎？

瑪利紅 很多。

克脫 可是我沒有！

瑪利紅 我替你可惜。

克脫 你不用替我可惜。留下你的憐憫去送給弱者吧。我可不需要！

瑪利紅 你是一個這般堅強的人嗎？（停了一會。克脫不回答）你多大年紀了，迭基！

克脫（走了開去）這有什麼關係！

瑪利紅 你跟誰同住！

克脫 我一個人住。

瑪利紅 你有愛人嗎！

克脫 沒有。

瑪利紅 你的父母呢！

克脫 都已死了。

瑪利紅 很久了嗎？

克脫 母親死已很久了。我幾乎記不得她了。只有一個模糊的影子。

瑪利紅 你的父親呢？（他不回答）你記得你父親嗎？

克脫（一種奇怪的聲音） 記得的。他我記得很清楚。

瑪利紅 你父親是做什麼的？

克脫 他是一個煤礦工人。

瑪利紅 啊！他的事你告訴我嗎？我很喜歡知道。

克脫 我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那時候正罷工。有一天父親帶我出去散步。一個有太陽的春天的早晨。我們停下來去聽一個罷工組織人演說。我父親是一個溫和短小的人，一雙退色的疲倦的藍眼睛。我們站在一大羣人的後面。父親拉着我的

手。突然有人嚷着：「自衛隊！」槍響了一聲。大家都散走了。父親驚疑了——他不知道走那一條路。再隔一秒鐘他在我身旁倒下了。他流着血。他仍舊拉着我的手。他就是這樣死的……（一會。他結束這故事，口氣粗暴寒冷得像鋼鐵一般）我一生中還有其他有光彩的事你喜歡知道的嗎？

瑪利紅（深深感動） 你這可憐的孩子……我知道總有個緣故的……我知道……！克脫（殘忍而含譏嘲） 實在算不得什麼。人們對於人類性命的重要過於誇大了。（轉向她）要緊的是當着你活着的時候，盡量享受樂趣，是不是？唔，你活得很成功。我祝賀你！

瑪利紅（十分難過） 迭基親愛的——為什麼你這樣氣我？為什麼氣我……？克脫 這個你也想知道嗎？哼，這是因為……（聲音提高。突然她不要他說了）瑪利紅 噓，最親愛的——噓——不要再說了——我懂得了——別再說了……

(他的防護突然消滅了。他在她身旁跪了下來，他的雙手抱着她。)

克脫 瑪利紅，我的安琪兒！

瑪利紅(無限悲憫，撫摸着他的髮)

迭基

迭基

迭基

……你爲什麼怕着愛

我？

——幕——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景：同前。

時：午後四時許。兩星期後。

幕啓時，電話鈴響着。隔了一會，米尼上，走向左首沙發後的桌子後面。她拿起了電話聽筒。

米尼（向聽筒說）喂。沒有，克脫先生，她還沒有回來呢。什麼？你不回來吃晚飯！可是我已經做好了你喜歡吃的煎餅——什麼？你已經吃厭了我的討厭的煎餅——（她怒囔着）每天晚上我預備了晚飯，你同瑪利紅總歸出去——我不在囔——什麼？我告訴瑪利紅什麼？——什麼？——（門鈴響）等——等一會兒。——

有人按門鈴。（她把聽筒放在桌上，走向門。米尼引利安特·諾蘭上，後面跟着奧林·金尼考脫。金尼考脫是一個高大的，體格發達的南方人，約摸五十五歲，聲音很尖銳。他的身材非常好，胸部廣大得驚人。他自己知道他有一個好身段，穿着無可指摘的午後禮服。）

諾蘭（對走在她前面的米尼） 弗羅特小姐說過她等着我們來喝茶嗎，米尼？

米尼 沒有，諾蘭先生。她什麼都沒有向我說。

諾蘭 連什麼時候回來她都沒有說嗎？

米尼（掛大衣） 沒有。她就那末樣出去了。

諾蘭 好了，米尼。我們等着她吧。

米尼 是，諾蘭先生。（她走向廚房時想起克脫還在等着電話。她拿起了聽筒說）

喂，克脫先生——你還等着嗎？——再會！（她掛上聽筒，自左下。）

金尼考脫（不耐煩。坐在右首沙發裏） 你告訴過她四點鐘嗎？

諾蘭 是的。我告訴過她的。（在這一場裏，諾蘭對他未來丈人的態度，開始表示一種私下的氣惱，一種內心的抗叛。）

金尼考脫 她知道我是一個忙人嗎？

諾蘭（愁悶地） 忙人對她是沒有印象的。

金尼考脫 我知道這些夜遊神。從前我也對付過她們……壞——（他嗅了嗅房內的空氣）壞空氣。（站起，想開窗，可是開不開，坐在窗座上）擔保她沒有好好鍛

練身體。

諾蘭 偏相反——她是紅光滿面的！

金尼考脫 花粉胭脂，沒有錯！這些夜遊神……

諾蘭（很動氣） 爲什麼你一定要叫她夜遊神？她可真不是這種人！

金尼考脫（走向諾蘭） 喂，利安特……

諾蘭 什麼？

金尼考脫 關於這件事，你完全坦白地告訴我了嗎？

諾蘭 當然我已經……

金尼考脫（隱秘） 關於過去的——是的。不過我說的是現在。

諾蘭 我不知道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金尼考脫 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的。有時候你說話的神氣使我疑心——我疑心，利

安特，你仍舊愛着這個女人。

諾蘭 沒有的事！我不過對你說她不是一個夜遊神。這不是說我愛着她！

金尼考脫 我的女兒有同樣的感覺。

諾蘭 司來特！你已經向司來特談過了！

金尼考脫 她向我談的。她不是傻子，那個女孩子。近來她已看出來了。

諾蘭 看出什麼？

金尼考脫 她說她同你說話，你的心飛到另一個地方——做着夢。我想法兒給她其他的解釋。可是她全不接受。她說：「說了吧，爸爸——別瞞騙我了——痛痛快快地說。」所以我告訴她了。

諾蘭 你告訴她了！

金尼考脫 告訴她了。

諾蘭 什麼時候？

金尼考脫 昨天。告訴她這是十五年前的事，那時候你是一個天真的年輕小夥子，不知道女人是怎麼一會事，自然上了當了……

諾蘭 這可不是真話。我並沒有上當。

金尼考脫 你又來了——這個女人危害你的整個事業，浪費我的同你的精神，可是

你要替她辯護，當你該立刻回到家鄉把鄉裏人召集攏來拉緊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你知道這不會是垂手可得的。（又試窗）這個窗是怎麼開的？開了通通空氣。

諾蘭 我不知道怎麼開的。你告訴了司來特，她說些什麼？

金尼考脫 她沒有說什麼。你知道司來特是不愛多說的。

諾蘭 奇怪昨天晚上她沒有向我說起。

金尼考脫 或許她不願害你擔憂——這女孩子又好又體貼。我警告你，利安特，不

要糟蹋一件最希奇的寶貴的東西……

諾蘭（不耐煩聽他的演詞） 我知道——我知道。要緊的是——我們怎麼辦？

金尼考脫 當然我拿得穩那個年輕小夥子——他叫什麼名字？

諾蘭 克脫。

金尼考脫 我可以使他去掉飯碗。不過聽你說來，利安特，他暗底下像還有一種計

劃……

諾蘭 我怕他有的。

金尼考脫 這就是我要你的女朋友打聽的。我現在差不多已經猜中他是怎麼一個計劃。

諾蘭 你說是什麼？

金尼考脫 錢！

諾蘭（仍舊不懂） 錢……！

金尼考脫 敲詐！

諾蘭 你瘋了！

金尼考脫 你不太知道女人，利安特；要是你像我一般知道女人，你就會知道每個

女人暗底下都有一個敲詐的計劃。

諾蘭 請你注意，奧林……！

金尼考脫（站起，面對諾蘭） 這會兒，你聽我講，孩子……這情形已經不好了。你不如打算打算定當吧，你還是要這個敲詐的女人，還是要我的女兒……我勸你趕緊決定。

諾蘭（怒視） 我嫌惡你這種口氣，奧林，我可不願像一個高等用人一般聽你指揮！

金尼考脫 孩子，如果你控制你的脾氣，心裏靜一靜，你就懂得我的命令你，對你並不太壞。我承認你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律師，不過在政治上你僅僅乎是一個剛開始的人。

諾蘭（怨恨） 是嗎？

(門鈴響)

金尼考脫 你回頭想一想就行了——我得推着你支持你，造成你今日的地位。

諾蘭(拚命掙扎) 我知道——我處處受你恩惠——這是最糟的了。

(米尼上，走向廳門。他們兩個人都掉轉頭去看誰進來了。)

米尼(向門外說) 小姐找那一位呀？

司來特(門外) 弗羅特小姐在家嗎？

米尼 不在家，小姐。

司來特(上) 那末我就等着她吧。(司來特·金尼考脫是一個漂亮的，皮膚黝黑的，精神飽滿的女孩兒，一個勞倫絲時代「三六」的很能使人興奮的，身體結實的典型女人。她走向臺前穿過他的父親與諾蘭時，她向他們說)你們好。

諾蘭 司來特！

金尼考脫（嚴厲地） 孩子！你來這兒做什麼？

司來特 我來請她畫像的。你們來這兒做什麼？

金尼考脫 這個時候你來這兒是最不巧的了，孩子。我們有事情來的。

司來特（淘氣） 當然囉！

諾蘭 我很高興你來了，司來特。我要你會一會這個你父親的加了最大的罪名的女人！

司來特 我自己也急着想把她認個清楚。（向房內四周看，觀察着，然後坐在鋼琴下首的沙發的左端上）很雅的陳設。啊，我多願意我有藝術天才。她是一個多幸運的女人！一枝畫筆，一個畫架，她就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開張了。這才是獨立！啊！（向四周看，仰慕而欣羨）

金尼考脫 爲什麼你一定要來這兒畫你的像？在那克司維爾我們也有很好的美術家

呀。

司來特 如果你一定要我說，我可以告訴你我很想同我未婚夫的舊情人開誠公佈談一談。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金尼考脫 不，這是不自然的！

諾蘭（動着氣走向窗又走回到金尼考脫處，在沙發近旁的凳上坐下，金尼考脫與司來特坐在沙發裏）這就是你告訴她的結果，奧林。

司來特 如果你以為從弗羅特來後，我不疑心有什麼事，你未免太不清楚你的未婚妻了。或許我沒有注意到那個畫家的怒容！我的情敵在什麼地方？別告訴我她也同你們兩個一樣拿着槍等着我的。

金尼考脫 司來特，這不是時候……請你走吧，不要她來了碰上了。

司來特 我是不去的！正是我的運氣；一本傳記要出來了，當中正有我要看的幾

篇，偏有你們兩個掃興的人要去制止它！

諾蘭 這並不是說着玩的，你知道，司來特……

司來特 我並不是說着玩的……

金尼考脫（悲傷） 我把你放肆慣了，司來特——我對你太隨便了……

司來特 至少我希望你把稿子買了來。天呀，父親，我是好奇的。你懂得嗎？我要知道利安特在沒有野心以前是怎樣一個人。我有權利知道！這傳記或許要害你得不到坦尼西選舉人的票，利安特，但是我看了是多麼的高興！她怎樣描寫你，利安特——那就是我喜歡知道的。對我你是很難接近的，我總以為全國聞名的人物全是那樣的。還有，我已經到了一個地步，正想提出同你解除婚約，可是這件小事兒又使我發生興趣了。

諾蘭（大怒） 你說的是真話嗎！

司來特 是真的。這女人在什麼地方？那祕密是什麼？「怎樣成爲全國聞名的人」

……這是你的好頭銜！

金尼考脫 司來特，你的話太多了！別再說了！

諾蘭（站起來把凳移近他們一些） 不，她並沒有多說……（對司來特）如果你對我的興趣，需要一樁發生在二十年前的事情作爲不自然的刺激……

司來特（靠向他） 總需要一些什麼事情……

諾蘭（更靠向她。現在三個頭靠近一處了，金尼考脫的在中間） 真的嗎？

司來特 真的。我們已變成單是我們兩個人的時候就無話可談了。

（諾蘭開始爭辯）

金尼考脫（把二人推開） 孩子！孩子！

諾蘭 我們不是孩子！（對司來特）要是我們的關係是這樣——

司來特 這樣淺薄……！

諾蘭 ……以致需要不自然的……

司來特 呼吸……！

諾蘭 如果已壞到這步田地，我想或許我們不如……

司來特 算完了！……在參議院裏當你話說不出的時候，你會需要我替你填空擋的。好好考慮你失掉的是怎麼一個人……

諾蘭 要是這樣的話，我鄭重告訴你我們不如現在分離吧。

司來特（假悲傷） 父親，利安特在你的女兒前擺架子。你快幫我呀！

金尼考脫 難怪他生氣的。你不該留在這兒。請你回家去吧。

司來特（點煙） 別擔心，爸爸。我會要他回來的。

金尼考脫 這真是一糲糟，利安特。我必須坦白告訴你，我並不十分贊成你的態度

……

諾蘭 我也必須告訴你，我並不贊成你的態度……

金尼考脫 真的嗎！

諾蘭 我不喜歡你用那種口氣來說一度同我有過最好的感情的那個女人——對她我仍舊很敬重……

金尼考脫 無論如何這是很明顯的！

諾蘭 在司來特來以前，你用這種字句描寫她，你說她的動機是這樣卑鄙的時候，同樣你在責備我的判斷力，我的品格……

司來特 爸爸，這是大逆不道。

諾蘭 司來特，這或者是完全真確的一件事，明知道弗羅特小姐爲了輕浮的現代風氣把我害了，而你研究的也是這種現代風氣……

司來特 我急着要問她一句話：從前你向他求愛的時候，你說的話是否老像討論關稅稅率問題的預備好了的演說？

金尼考脫 這樣下去，不會有結果的。……

司來特 哼，爸爸，你希望些什麼？自我來了以後，利安特與我已經解除婚約了。

那不是進步嗎？

金尼考脫 你在這個時候到這兒來是最不幸的。

司來特 利安特並不如此想。（譏嘲地）他現在可以自由追求他敬重的人了。（站起）我們的婚約不是已經解除了嗎，利安特？

諾蘭 這是不該由我說的。

司來特（站起與諾蘭握手）始終是一位君子！我正要……

金尼考脫（絕望——司來特正要說的時候，他說了）司來特，你回家去多好！

司來特（走向左） 我正要對我自己說：唔，如果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一個曾經在世界上各個首都裏與皇族來往過的女人愛他，或許他暗中自有媚人之處，而被我忽視了——我正在這樣說而預備去考查發現，（輕輕地）他向我擺起架子來了。（鈴響）啊，這一定是我的情敵了！（諾蘭站起整理他的領結，等着瑪利紅。但進來的是克脫。他面對着他們。他的憤怒白熱化了。）

克脫 哼，我並不驚奇，居然在這兒見到你！（把帽摔在畫臺上，走向臺前左首。）

諾蘭（正想介紹金尼考脫） 你好，克脫先生……這是……

克脫 我猜得出這是誰。我猜得出你爲什麼到這兒來。你恐嚇不了我，你來這兒恐嚇弗羅特小姐了。（司來特站起，見了這狂態感到興奮）我可以告訴你你也要失敗的。

諾蘭 這是他的一貫作風，奧林。不要放在心上。

克脫 我正從辦公處來，納夫先生通知我——（司來特正站在克脫後，看着他）你當然知道他，金尼考脫先生——他說我可以出版弗羅特小姐的自傳或者辭掉我現在的職務，兩者由我挑選。我請他進地獄去吧。現在我再把這請帖也發給你們兩位。

司來特 爲什麼沒有人把我介紹給這位有趣的年輕人？（她走向他。克脫感着窘，但用粗暴的舉動來掩護自己。他真的不知道她在房內。）

克脫 對不起——我——我不知道。

司來特 你有什麼對不起？我叫司來特·金尼考脫。（她向他伸出手，他接受了，笨拙地。）

克脫 是——是。（他被解除武裝了，突然感覺自己很傻）

司來特 利安特，爲什麼你不讓我接近這年輕人？

諾蘭 對不起——我……

司來特 無聊。你叫什麼名字？

克脫 利查·克脫。

司來特 上前去。（把他扭轉來向着其他的人）

金尼考脫（神氣地，夾在他們中間） 你不聰明極了，年輕人。

克脫（走向他們——畫臺右） 可能的。

諾蘭 你不能同他辯論。我已經試過了。他是一個狂妄的人。

克脫 要是你問我，我說你們太不聰明了。

金尼考脫（他要知道克脫心裏想的什麼） 是嗎？你怎麼知道，年輕人？

司來特（模仿着——走向畫臺坐下。她覺得快樂極了。） 是的，你怎麼知道？

金尼考脫 啊，你別做聲。

克脫 因為我自己出版弗羅特小姐的自傳了。並且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關於處女作的廣告，好久沒有大量登載了，而這本書當是登得最多的。

司來特 天呀！你肯把樣張送我一份吧！我不會白麻煩你的，克脫先生。

金尼考脫 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個魯莽的年輕人。你有沒有打聽！我問你……

司來特（向克脫擠近一些） 這可是危險的！當心，利查……（諾蘭坐在凳上，嫌

惡司來特）

金尼考脫（流順地） 你有沒有打聽過毀謗的刑罰呢！克脫先生！

克脫 毀謗！你要告我毀謗的罪名嗎？

金尼考脫（同一聲音） 是的。你同弗羅特小姐兩個……唔……

克脫 好，你儘管去告好了，我能告訴你的，只有這句話。去告吧。（走到諾蘭前）告了，諾蘭先生在他有道德觀念的選舉人中，一定會有很高地位，是不是？

（包括諾蘭金尼考脫二人）去告呀，你們二位，告掉你的頭吧……！我擔保我可
以同你周旋倒底！

司來特（喜悅）說得好，利查！

（瑪利紅上。她穿着紅絨絨大衣，一頂紅色小帽掛在她的金色頭髮的一邊——
她有些像泡休亞。〔三七〕這是她最漂亮的樣子。）

瑪利紅（眼中充滿着好客的情意）啊！好極了！米尼！

克脫（走向臺後瑪利紅右）這位勇敢的先生正在提出要告你毀謗罪——他認為……
司來特（站起，正好立在畫臺後）我是司來特·金尼考脫。

瑪利紅（朝着她走向臺前，她們握手，中間隔着畫臺）你賞光了！（轉身面向金
尼考脫）這是金尼考脫先生嗎？（他鞠躬）我很高興看見你。（他們握手）對不
起我來遲了。（搖手向諾蘭招呼）蓬納，你好。

司來特（這使她無法容認了） 啊，天呀——蓬納！（她坐下，認輸）

瑪利紅（向諾蘭） 對不起……

諾蘭（怒視司來特） 沒有關係，瑪利紅！

瑪利紅 米尼給你茶喝了嗎？我就……米尼！（米尼上）請倒茶，米尼……（對男人）還是雞尾酒或冰酒……？

金尼考脫 我從來不喝酒的。

諾蘭（表顯他的獨立性） 我喝冰酒！

金尼考脫 我必須告訴你，利安特，我不贊成——

諾蘭 來兩杯威士忌酒！

瑪利紅 好！你喝冰酒嗎！金尼考脫小姐！

司來特 謝謝。

瑪利紅 我自己來倒好了，米尼。請給我們幾杯茶，米尼。

金尼考脫 我茶也不要。

克脫（走向前右） 我也不要。

瑪利紅 我喝一杯，你怪我嗎？請坐下，金尼考脫小姐。累了一天……（司來特在畫臺上坐下。瑪利紅走到鋼琴後）米尼，請你給我一杯茶——

米尼 是，小姐。（想起）你有一個電報，小姐。

瑪利紅 啊，謝謝你，米尼。放在那邊桌上吧（米尼把電報放在左首沙發後的桌上，自左下。瑪利紅除去了大衣和帽，走向鋼琴後，開始混和冰酒）啊，對了！嘻嘻哈哈的，你們談的倒底是什麼毀謗官司呀？在英國常常爲了極輕微的事故，就打這種官司，是不是？譬如你散佈關於某一個人的謠言，——破壞某人的名譽——惡意地——是不是？蓬納！（她給他他要的兩杯酒。他接了過來，返回原

處。瑪利紅拿起另外一杯走向司來特。）現在——我破壞了誰的名譽？

克脫 你破壞了諾蘭參議員的名譽！

瑪利紅（把酒遞給司來特） 我破壞了他的名譽嗎？我聽厭了……（她在沙發上坐

下）請你坐到我旁邊來，金尼考脫小姐。

司來特（走向她） 謝謝。（她在沙發上靠瑪利紅坐下）

瑪利紅 你好漂亮……

司來特（較熱情） 謝謝你！

瑪利紅 蓬納，我恭喜你。我聽人說起你好多次了，金尼考脫小姐。我想你太好了，居然來看我。如果蓬納允許我，我喜歡替你畫一幅像——（米尼上）把畫送給你，當做結婚禮物。（她站起走向畫臺後，從米尼手裏接過茶來。米尼自左下。）

謝謝你，米尼。

司來特 你很可愛。

瑪利紅 謝謝你，親愛的。

司來特 我無法告訴你我對你懷着怎樣的好奇心——我

金尼考脫 一切都很好——不過我是一個忙人……

瑪利紅（看着金尼考脫，走向司來特右首坐下。隔了一會後，瑪利紅說）——看你穿着這整套衣服似乎是很奇怪的。你的闊大非凡的胸膛，我在「健美雜誌」裏見了常常羨慕的，把它掩藏起來，未免可惜了——從我藝術家的眼光看，實在太可惜了。

金尼考脫 這話全不着邊際。

瑪利紅（這差不多是單向司來特說的） 我看起來，一定着在那裏。（瑪利紅與司來特一同輕聲笑）

金尼考脫 司來特，你來了，把事情都弄亂了……

（克脫走向前。他煩惱到了極點，因為他所感覺到的急昂的憤怒讓這一連串的和無關重要的話消滅了。現在他再不能容忍了。）

克脫（走向畫臺右） 如果你懂得這兩位的來意……！

諾蘭（抗議） 並不是我的意思！

克脫 你就不會這般友善了，瑪利紅……

瑪利紅 對像金尼考脫先生那般坦白——又——又好鬪的人，我不能不友善呀。

克脫（因為他的話受了攔阻，大怒） 一樁毀謗官司！

瑪利紅 啊，對了！一樁毀謗官司！聽了怪舒服的。請坐呀。（金尼考脫在凳上坐下）好，你說吧——倒底爲的什麼事！

克脫 諾蘭參議員要告你毀謗的罪名。……

諾蘭 你如果再提這事，我就搥你。……

克脫 假使你在你的傳記說起你同他的愛情，你就在散佈謠言，破壞他的名譽！

瑪利紅 親愛的蓬納，你一定非常急得要當參議員！

諾蘭（灰心） 我告訴你，我從沒有說過！

瑪利紅 事實上我有什麼方法證明呢？你仔細想一想，我們有信件來往過嗎？你寫

過信給我嗎，蓬納？

諾蘭 我不記得了。

瑪利紅 我想你從來沒有過。你想——我們是——在我們短短的記不清的年輕時候

——我們常常在一起的——不是根本用不到信吧？我寫給過你什麼信嗎，蓬納？

諾蘭 我已經記不起了。

瑪利紅 我也記不起了。你可以在你的舊箱子裏同從前的地方去找一找有沒有愛情

信——我很高興再看一遍——現在讀起來，可能是很好玩的。爲什麼一個人年輕時候寫的東西，後來讀起來常常覺得傻？你也有過這種感覺嗎，金尼考脫先生！

金尼考脫 我不承認。

瑪利紅 你不承認？

金尼考脫 不承認。我把我在一九〇七年不景氣時代寫的社論翻出來看了一遍，它們也很合乎現在的情形。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我的思想沒有變過。

瑪利紅 真的沒有變嗎？多麼的堅定！如果世界同樣不變，你的態度是多麼一致。

（對克脫），不過任何證據都沒有。

克脫 這沒有關係……

金尼考脫 我已經說過這不是辦法。弗羅特小姐，你不覺得處理這件事的唯一方法是由我們自己來處理嗎？（她向他微笑）我可以看得出你是一個講理的女人。

瑪利紅 我是很講理的。

金尼考脫 我同你可以把這件事很快解決了。

克脫 如果你不願意，你用不着同他談。

瑪利紅（向金尼考脫微笑） 我喜歡談。我一直想見金尼考脫先生。我想問他幾個

問題。（對其他的人）你們可以在我的睡房裏等着。我想我的睡房還不太僻的。

司來特（對克脫——站起走向他） 你爲什麼不帶我出去散步，利查！

瑪利紅（看見克脫遲疑） 帶她去散步吧，迭基。散步會對你有好處的。

諾蘭 我做什麼呢？

瑪利紅（像是另一個難題） 你在我的睡房裏等着。（突然又覺得這太不合適）不

——你等在米尼的房裏。在廚房的隔壁。

諾蘭（反抗狀） 好！（他下，走進臥室）

克脫（悶悶不樂——他不喜歡事情這樣變化）我們十分鐘內就回來的。

司來特（他們出去時）你不一定有把握的，利查。（克脫，司來特下）

（瑪利紅深深鬆了一口氣。她立即對金尼考脫擺出兩個地位相等的人的神氣，兩個成熟的人，在遣走他們的子女後，相互隨便談着。）

瑪利紅（他們走向左首沙發）現在我們可以談了！真奇怪——我覺得像是把我們的孩子安睡了，我們才可以安安靜靜談着各種事情般的。

金尼考脫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瑪利紅 請坐。（他們坐下）

金尼考脫 我同你一定可以彼此諒解。

瑪利紅 一定可以。

金尼考脫 那末關於這件傳記的小事情——如果我坦白的說，你不見怪吧……？

瑪利紅 當然不怪。

金尼考脫 你知道，弗羅特小姐……

瑪利紅 啊，叫我瑪利紅吧，誰都是這樣叫我的。

金尼考脫 謝謝你。你也叫我奧林好了。

瑪利紅 好，我可以試一試。一個不太平常的名字。奧林。對你很配。堅強。粗壯的力量。

金尼考脫 謝謝你。

瑪利紅 你別客氣。剛纔你正要說什麼話，讓我打斷了！你正說着什麼……

金尼考脫 我正說着——你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一個人。

瑪利紅 出乎你意料！你以為我是怎樣一個人！你告訴我我倒喜歡知道。

金尼考脫 你是一個所謂很容易親近的——你知道——一些沒有架子……

瑪利紅 沒有架子。倒底我沒有可以擺架子的理由。我不過是一個在坦尼西小城裏

生長的女孩兒。我有時自己奇怪——爲什麼我會走得這般遠……

金尼考脫（確定地） 代謝作用！

瑪利紅 你說什麼……

金尼考脫 我常說——大多數的壞人同大多數放浪的女人，把他們的代謝作用改正了，他們就變成好人了。

瑪利紅 真的嗎？

金尼考脫（嚴正地） 絕對真的。我們那些所謂刑罰學專家的毛病是由於他們是所謂心理學家，而實在他們該是生理學家。

瑪利紅 你的話真有意思。關於這種意見，你用文字發表過嗎？

金尼考脫 斷斷續續的。

瑪利紅 我的意思是一本巨著，有嗎？

金尼考脫 我現在正考慮着。

瑪利紅 啊，我多希望你寫這樣一本書。一個人關於自己的身體，知道少得多驚人，你說是不是？有時候我自己不耐煩——爲了受到體力上的限制。我心裏沸騰着各種意見，可是我的體力不繼，不能一直工作。我很容易感覺疲倦——並且說不出是什麼緣故。這是什麼道理。金尼考脫先生？

金尼考脫 由於不健全的——

（她與他同時說。）

瑪利紅

代謝作用！

金尼考脫

金尼考脫 告訴我——

瑪利紅 告訴你什麼！

金尼考脫 粗糙的東西，你吃得夠不夠！

瑪利紅 一時我不知道。

金尼考脫（堅定地） 唉，你應該知道！

瑪利紅 我說過，奧林——一個人對於這種基本知識是缺乏得可怕的。

金尼考脫（現在覺得瑪利紅確實可變為他的可能性） 這個我可以懂得，瑪利紅——

——假使你在年輕的時候——你遇見的是我——而不是利安特——你會另是一個人。

瑪利紅 我想我一定會的。你想想——一個人的代謝作用，要是早年就受訓練——

——這個人的前程多遠大。

金尼考脫（私下給她希望） 你還不太遲！

瑪利紅 是嗎？

金尼考脫 唉……（他把他的聲音放得更低）你明天晚上有約嗎？

瑪利紅 沒有。

金尼考脫（同樣的聲音） 你可以陪我吃晚飯嗎？

瑪利紅 當然可以。

金尼考脫 好極了！那末那件關於傳記及利安特的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在那時候安

安靜靜從頭談一談。利安特是沒有手段的……

瑪利紅 你知道有些男人是沒有的……

金尼考脫 這件事你同我可以在友誼中求解決。

瑪利紅 多有意思！（他們笑）

金尼考脫 明天我們什麼時候見面？七點半？

瑪利紅 八點吧……你說好嗎？

金尼考脫 在我的公寓裏！

瑪利紅 如果你喜歡。

金尼考脫 這是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住址。我的公寓在頂上一層。只我一個人住着，太太已經去世了。

瑪利紅 多引誘人的條件！

金尼考脫 還有——

瑪利紅 什麼？

金尼考脫 別把明天晚上的約會告訴利安特。

瑪利紅（站起） 自然不告訴他。我同你一個意思。我想告訴他，太不聰明了。

金尼考脫（點頭表示信任——站起） 好得很！七點半！

瑪利紅 不——不。八點。

金尼考脫 是是……八點。（停了一會。他故意在她前面整衣，把他穿着非常適身的燕尾服，在高闊的胸前扭攏。）

瑪利紅（稱贊） 神氣極了！神氣極了！

金尼考脫（走向臥室。對她） 你不會怪我到……利安特……

瑪利紅 當然不怪。

金尼考脫 我去告訴他放心好了。

（他下。她不能相信。整個情形奇異得不可思議。她扔掉她的紅色小帽，笑得跌在靠榻上。米尼上來收拾茶杯等。）

瑪利紅（米尼上時） 這好得使人不能相信……米尼……

米尼 什麼事情好得不能使人相信！

瑪利紅 我必須先把它寫下來，免得忘掉……（門鈴又響。瑪利紅起來，在紙簿上

寫筆記）——一個鱈夫的屋頂房子——（米尼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出去開門。

瑪利紅坐在書桌旁，迅速寫着筆記。司來特與克脫上。瑪利紅立起招呼他們。）

喂，孩子！

司來特 這散步完全是白費。

瑪利紅（笑着）你希望什麼？

司來特 一點兒鼓勵——一點兒疑心……

瑪利紅 迭基是很嚴肅的。

司來特 你同爸爸談得怎麼樣？

瑪利紅 不能再好了！我喜歡他極了！

司來特 他使你拋棄了你的傳記……

瑪利紅 他以為我已經拋棄了。不過明天晚上我們還要再談。

司來特 我早知道他要約你出去的——從他看着你神情就可以知道。

瑪利紅 他要教我如何依照良善的代謝作用生活。

司來特 啊！別信他的話！爸爸是個追女人的老手。

瑪利紅（受了驚嚇） 司來特！

司來特（樂了） 你嚇壞了嗎？

瑪利紅 你使我覺得我有點兒不時髦了。（克脫聽了這些話，極不耐煩）

克脫 他們在什麼地方？

瑪利紅 他們在那邊房裏坐在米尼的牀上。奧林或許在告訴蓬納一切都辦好了。

司來特（坐在瑪利紅左首） 瑪利紅……

瑪利紅 什麼……

司來特 蓬納有那一點使你不能不歡喜他的？

（克脫嫌惡已極，走向左首沙發坐下，鬱鬱不樂，對着一個暗淡的前途凝視着。）

瑪利紅 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他有一種使人感動的地方——很可愛……

司來特 從前你不是愛過他嗎？

瑪利紅 是的。

司來特 你現在仍舊愛他嗎？

瑪利紅 不。

司來特（輕語） 你愛上了——其他什麼人嗎？

瑪利紅（隔了一會） 是的。

司來特 我早猜着了。他愛你極了——我羨慕你，瑪利紅。

瑪利紅 你羨慕我嗎？爲什麼？

司來特 你是獨立的。你是——你自己。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瑪利紅 我知道，這是真話。不過我所付獨立的代價可能太高了。我一直流浪着。

有時候——你知道我覺得最美滿的事——對於女人——唯一的事是什麼？結婚，

孩子——日常生活中可愛的境界……

司來特 要是你同蓬納結了婚，這些他都可以給你。他仍舊愛着你，不過他自己還

不清楚。你要我告訴他嗎？

瑪利紅（招架） 你說什麼話？

司來特 我希望我們能夠互相交換我們的地位，瑪利紅。你可以換到我的，可是我換不到你的。

（金尼考脫與諾蘭自臥室上。正是金尼考脫最和順的時候。）

金尼考脫（對克脫） 喂，年輕人！你的小脾氣發完了嗎？

克脫 不，我還沒有發完！你爲什麼認爲我已經發完了？

金尼考脫 唉，唉，唉！從我個人說，我並無惡意。我到了家，我會親自去看你的

東家，告訴他關於你的事以後別提了。這不算盡了我的力了嗎？

克脫 這種恩典，我須向誰道謝？

金尼考脫 向弗羅特小姐，她是你的最慈祥的朋友與恩人。（他向瑪利紅作了一個

勇敢的南方老式的鞠躬）弗羅特小姐——能夠替你出力是我莫大的快樂。

瑪利紅（立起——回禮狀） 謝謝你！（司來特亦立起）

金尼考脫（向她伸出手） 再會。

瑪利紅 再會。我差不多等不及了。〔二十八〕

金尼考脫（假裝懂得） 啊是，啊是，是，當然！（向司來特）來呀，司來特。

（他走向廳門）

司來特 是，爸爸。（對諾蘭）走嗎——蓬納！

諾蘭 唔，是——我也走了。

司來特（向諾蘭） 你不想走。你爲什麼走？

金尼考脫（很快地領導着他的跟從，正確得像軍隊一般） 我想利安特還是同我們

走吧——

司來特（向瑪利紅） 再會，瑪利紅。

瑪利紅（向司來特） 再會，司來特。（他們握手）有空來玩。

司來特 謝謝你，我會來的。

金尼考脫（向瑪利紅微笑） 弗羅特小姐！（向瑪利紅鞠躬，她還禮）走呀，孩

子。走呀，利安特。（向克脫）再會，年輕人。不要生惡感。（克脫看着他。金

尼考脫又向瑪利紅鞠躬（弗羅特小姐！（出乎她意料，金尼考脫第三次向她鞠躬。他喊着，沒有扭轉身）走呀，司來特！利安特！

司來特（下時） 蓬納！

諾蘭（遲留一會，然後走向瑪利紅） 我要回來的。

瑪利紅 什麼時候？

諾蘭 幾分鐘後。行嗎？

瑪利紅 我在家的。（他急下。瑪利紅快樂極了。她奔向克脫，雙手抱住了他）

啊，迭基。那個奧林！那個奧林！

克脫 你對他說了什麼，使他這般高興？

瑪利紅 我所說的一切都使他高興。明天晚上我等不及。那頓晚飯我等不及。可能都是粗糙的東西——你想想！我是我有生以來所遇見的最怪的人。他好得使人不

能相信。(在克脫右坐下)

克脫 哼，你看他或許是怪，我看他是一個假仁假義的老壞蛋。我不懂得你怎麼能容他走近你，陪他去吃晚飯，更不必說了！

瑪利紅(他的緊張使她清醒過來) 你的評判太苛刻了，迭基。有時候你使我很害怕——真的使我害怕。

克脫 你也使我害怕。

瑪利紅 我使你害怕？這不是荒唐嗎！

克脫 你確實使我害怕。這好像想到一個絲毫不苟力求進取的人，突然變爲……

瑪利紅 粗俗不堪——好惡不分！

克脫(率直地) 對呀！

瑪利紅 你知道，迭基，我喜歡你，你使我感動，我愛你；不過你要我住在你獨處

的國家裏，我可恨了。你愛着我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可是要是你不愛了……

克脫 要是我不愛你，那就沒有關係了——我不會當那種獨裁……

瑪利紅（看着他，幾乎悲傷地） 我知道你已經想到了……

克脫（不爲所動） 你對金尼考脫說了什麼話？

瑪利紅 你的態度簡直是——審判我的樣子。我可看不慣。

克脫（發怒，嫉妒） 我也聽到你告訴諾闌回來……你以爲我怎樣感覺？

瑪利紅 迭基！

克脫 當着諾闌坐在那兒，告訴我他一度是你的愛人，我覺得我要捶他。即使單是我們兩個人的時候，我也不會忘記的……可是你鼓勵他，又鼓勵金尼考脫——天呀，瑪利紅，你似乎很喜歡這些人！

瑪利紅 司來特我當然喜歡。

克脫 但是我不喜歡。她驕傲，她神氣。因為她是奧林·金尼考脫的女兒，她以為她可以喜歡什麼要什麼。

瑪利紅 這就是你錯的地方了。她是一個好孩子——她很快樂。

克脫（憤慨） 想是生活失調吧！

瑪利紅 迭基，迭基，迭基！研究了你這個人，我就懂得為什麼許多反抗非正義的運動都變成了絕對的——暴虐。

克脫 又是這種漂亮的超然態度……（他怒得白熱化。在這時刻他恨她。）

瑪利紅（稍為笑了一笑） 你恨我，是嗎……？

克脫 是的！同這些……敷衍……是的……！我恨你。（她一句不說，坐在那兒看着他）這些人欺負你，他們盡量侮辱你。天知道我不是一個紳士，但是一想到他們對你那種忍無可忍的傲慢的態度，就使我心驚……好像他們的驕傲，他們的榮

譽只有一個最後的污點，那就是發現了那個上流人諾蘭一度是你的情人！一個坦尼西清白的門第上的污點！哼，這是我聽到的最混賬的話。可是你同他們打情罵俏，你討好他們，你同他們有說有笑。而且你居然覺得好玩——永遠好玩！

瑪利紅 是呀。我覺得確是好玩。

克脫 我不能懂得這種……

瑪利紅 當然你不能夠。就是這個分別——一種二十五歲與三十五歲間的分別！

克脫 如果有一個時候，我該恨的東西會使我覺得好玩，我希望有人把我一槍打死。你同金尼考脫說了什麼？

瑪利紅 沒有什麼。一點兒沒說什麼。我覺得沒有同他爭吵的必要，所以我同他談他最喜歡談的事情。他教我如何保持健康。他以爲由於他個人的魔力，他可以哄我放棄我的出版計劃。

克脫 哼，你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告訴他你不會放棄的！

瑪利紅 因爲我要避免衝突。

克脫 你不能常常避免衝突。這就是你的毛病——你希望你的生活像是一間燈光美麗的客廳，裏面和顏悅色輕輕地談笑着。人生並不是一個客廳……！！

瑪利紅 有一二次——我猜想到了的。

克脫（站起） 你到底害怕着什麼！今天在辦公室裏吵了一次，我還準備在這兒再吵一次——可是你不讓我——

瑪利紅（輕描淡寫地） 準備！我想你是急着……

克脫 要是我急着，又怎麼樣！還不是爲了你嗎！

瑪利紅 爲了我！可是你忘記了，迭基，你是一個天生的烈士。我可不是的。我以爲關於烈士們最不舒服的事是他們看不起不是烈士的人。（想着——看着他）其

實，我真的不懂。你爲什麼對我的傳記這般堅持！爲什麼這本傳記是這般重要！

——現在還不是不寫好嗎？

克脫 不寫！

瑪利紅 不寫。

克脫 你在要不寫！

瑪利紅 爲什麼要寫？

克脫（順着突然的瘋狂的衝動） 經過了這許多波折——經過了我！啊，對了，當然囉！這樣你可以同諾蘭結婚，快快樂樂過一輩子。而且是好玩的。再會！（他衝向臺中，走過時在畫臺上搶了帽子，繼續向前走出門外。）

瑪利紅（立起追他） 迭基！

克脫（走出門） 再會！

瑪利紅 迭基！迭基！（關門聲。瑪利紅走回房內。停了一會。她站了一會，她搖着頭。……她感覺苦惱悲傷，深深的悲哀啃着她的心，她感覺到人與人之間心靈上廣闊的不能跨越的沙漠。她做了一個沒辦法的小手勢，低聲向自己說）可憐的迭基！可憐的孩子！（在她前面鋼琴上放着她的文稿，夾在一個意大利夾子裏。她把夾子拿了起來——她好像在秤着稿子的重量。慢慢地，做夢般的，她拿着稿子走向臺前左首的法蘭格林式壁爐，在一張小凳上坐下。她打開了稿子，然後再打開爐子的百葉門。爐內的火光照得她的臉紅紅的。她又俯首看她的稿子，這一件記載着她的過去的東西。她撕下一頁或二頁，放進火爐裏。再過一會，她把全部稿子放了進去，坐在那兒，看着這火葬的典禮。門鈴響。米尼走進開門時，她立即把火爐門關上。）

瑪利紅 可能是諾蘭先生。（米尼下。瑪利紅用力除去了剛纔的神情。諾蘭上，後

面跟着米尼。米尼穿過臺走進左首臥室。諾蘭很興奮，心裏想着什麼。）

諾蘭 啊，瑪利紅……

瑪利紅 啊，蓬納親愛的。

諾蘭（說些延搭時間的話） 對不起，我這樣衝了進來……我……

瑪利紅 我正等着你。

諾蘭 對了！我說過我要回來的，不是嗎？

瑪利紅 是的——你說過要回來的。

諾蘭 我一定已經知道——我一定感覺到——會發生什麼事。……瑪利紅……

瑪利紅 蓬納親愛的，你太緊張了。你要喝杯酒嗎？

諾蘭 不要，謝謝你。瑪利紅……

瑪利紅 什麼，蓬納……

諾蘭 我已經做了！

瑪利紅 你做了什麼？

諾蘭 我已經同司來特鬧翻了。我已經同金尼考脫鬧翻了。我同他們都鬧翻了。

瑪利紅 你沒有吧！

諾蘭 鬧翻了！真的鬧翻了！

瑪利紅 啊——啊，蓬納！

諾蘭（坐下） 當奧林告訴我你對他說了什麼——說你要放棄你的傳記……

瑪利紅 不過我——

諾蘭 他說他一定可以使你放棄。我深深感受到——你的恩惠——你的大恩惠。

瑪利紅（話不足以表達） 啊，蓬納！（坐下。她陷於一種絕望中，可是又是好笑的。幾乎全不注意她的態度，他滔滔着。）

諾蘭 在那時候我知道——自從我見了你以後——我一直在希望着你不要把這部傳記放棄，繼續寫完它，把我的前途打個粉碎……

瑪利紅（輕得聽不到） 蓬納……

諾蘭 那時候我才認清——我一直以為我要的東西——司來特，事業，華盛頓，官場生活——這一切——其實我都不需要，一想到這些我就厭煩——我不配幹這些事，我怕得要死。現在我都看清楚了——我告訴了她——告訴了司來特……

瑪利紅 你告訴了！

諾蘭 是的。

瑪利紅 她怎麼說？

諾蘭 她說她早已知道了。那個女孩兒很機靈。她比我還要機靈。我怕她的機靈。她的機靈使我不安。瑪利紅，我知道你看我是愚蠢的好笑的——正是一個白璧德

「三十九」——呆笨不堪——不過我愛你，瑪利紅。我從沒有愛過別人。不論你到什麼地方去，讓我跟你去——（怕她以為只是一種提議）我的意思是——我要同你結婚。

瑪利紅 你這話使我非常感動，不過我不能同你結婚。

諾蘭 爲什麼不能夠？

瑪利紅 要是我同你結婚，那只是爲了錯誤的理由。並且性情實在不相稱——對我——或者對你。還有，我想你看錯了司來特。她是很好的，你知道。我很喜歡她。

諾蘭 我不懂得她——我永遠不會。

瑪利紅 如果你懂得她，你就喜歡她了。你還是再試一試吧。蓬納，我希望你再試一試。

諾蘭 你難道隨便把我摔掉了！

瑪利紅 司來特使你受驚的是由於她的言行舉止——她的現代的——風度。倘使你真懂得我——像你以為你懂得的——我會使你真正受驚，蓬納。

諾蘭 我情願冒險。瑪利紅，我的最親愛的瑪利紅，你難道不能給我一些希望嗎！

……

瑪利紅（知道非告訴他不可） 還有呢——我已有愛人了。

諾蘭（驚呆） 真的嗎！是誰！

瑪利紅 迭基……你知道，蓬納……（他始終看不開這件事。靜默了相當久）你知道道，蓬納……

諾蘭（慢慢地） 你的意思是說你同他……你不是這個意思吧……！

瑪利紅 我是這個意思。

諾蘭（驚得糊塗了） 你要同他結婚嗎？

瑪利紅 不。

諾蘭（他撫摸着他的額） 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瑪利紅。

瑪利紅（溫和地） 我想告訴了你才算是公平。

諾蘭（突然的急烈情感） 你……你……（他覺得像是打着她，很難控制自己）任
何人都可以，除掉他……！

瑪利紅 你知道，蓬納……

諾蘭（停了一會——立起） 對不起！不是怪嗎？不是笑話嗎？

瑪利紅 我非常喜歡你，蓬納。（拿了他的手）我永遠會喜歡你的。那種溫柔比許
多東西都耐久。

諾蘭（盲目地） 想來我必須往前。

瑪利紅 你當然該往前！（諾蘭走向畫臺，拿了他的帽。克脫上。靜默了一會。克脫臉色慘白，沮喪的神氣，毫無爭鬪的意向）再會，蓬納親愛的。蓬納！

諾蘭 唔，瑪利紅。

瑪利紅 我可以拜託你一件事嗎？

諾蘭 請。

瑪利紅 請你告訴金尼考脫先生，因為我突然有事離開紐約，明天晚上我不能同他吃飯。你總會看見他的吧！請你轉告他。

諾蘭 是的。（諾蘭下。又是一陣靜默。突然克脫走向她，在一種最緊張的神情中抱住了她。）

克脫（低聲，像一個小孩）請你饒恕我……

瑪利紅 唔。

克脫 我的脾氣來了——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事後我恨自己——這是因為我太愛

你了——我不能容忍……

瑪利紅 我知道，親愛的——我知道……

克脫 我苦痛極了——刀割似的。

瑪利紅 我知道，親愛的……

克脫 這一陣暴風雨過去了——我們能夠——你以為……

瑪利紅 什麼，親愛的？

克脫 要是我們能夠一同——我們兩個——到沒有人的地方去！

瑪利紅 爲什麼不去，迭基？我們現在就可以去，要是你要去……

克脫 現在？你瘋了？這會兒我們怎麼離得開——有了那本書……

瑪利紅 迭基——我必須告訴你……

克脫 你必須告訴我什麼！

瑪利紅 你必須平心靜氣——這一次你必須聽我說完——你必須要懂得我的觀點。

（她帶他到左首沙發，在他旁邊坐下）

克脫 你是個什麼意思。

瑪利紅 你可知道，迭基，我爲了你很難受，很悲傷，很悲傷。

克脫 我氣了……我並未存心……只不過是……

瑪利紅 不是這話，你不懂得——使我難受的不是你的脾氣，而是我們自己——我們兩個人不同的地方——不但年齡上，並且性情上不可變易的不同。你的怨恨使我害怕，迭基。這些人——可憐的蓬納，好笑的金尼考脫——對於你，這些無能的，荒謬的人，象徵着曾經傷害過你的力量，所以你恨他們。不過我不恨他們。我不能夠恨他們。雖然我不感覺到，我仍可以懂得你爲什麼恨他們，不過我不能

使我自己。培養起這種怨恨。對你，這本書已經變成了征討的軍隊，對我可不是的。你可知道，迭基親愛的——因為這個緣故，我一個人笑着——書裏關於蓬納的事，任何人都認不出的。它不過是田園詩般的一章，敘述第一個情人——此外就沒有別的了——並且書裏沒有一段一句與現在的蓬納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克脫 那再好沒有了！你想他們自己暴露自己的情狀——讓嘲笑來毀掉他們。

瑪利紅 我不相信毀滅性的攻擊，迭基……這太俗不可耐了——我可不能做——因為它會引起苦惱……

克脫 那末你決定不出版了……

瑪利紅 我已經把這書毀了，迭基。

克脫 你已經毀了！

瑪利紅 是的。抱歉得很。

克脫 你這個出賣朋友的人！

瑪利紅 這似乎是最簡單的辦法——無從挑選的辦法。

克脫 那末我怎麼樣？你可以同我商量一下——經過了我這般……

瑪利紅 我非常抱歉！不過要我出版那本書，那是不可能的。

克脫（奇怪的聲音） 我現在懂得爲什麼每件事情都是這樣……

瑪利紅 我不能夠……！

克脫 爲什麼強暴與殘酷繼續不斷而來——一年又一年——一世紀又一世紀——全

不變更——因爲——人們年紀大了——他們有了——容忍了！他們覺得一切事情

好玩。我恨你，並恨你的容忍。我一向恨的。

瑪利紅 我知道你恨。你恨我的最主要氣質——那代表我本人的氣質。我剛纔想的

就是這件事，使我悲傷的也就是這件事。

克脫 再沒有可說的了把？（立起）再會。

瑪利紅（立起） 好吧！（克脫開始走。她向他喊，可憐的樣子）你不肯吻我再會嗎？

克脫 可以。

（瑪利紅走向他。他們熱烈地互吻。）

瑪利紅（低聲向他說） 我想改變你。我知道我想的。不過如果我改變了你，我就毀壞了你使我愛你的地方。再會，我的親愛的。再會，我的最親愛的。快走吧。

（克脫走向臺後，下，一句不說。他心痛得說不出話了。）迭基……！（留着瑪利紅一個人。她有些發抖。她覺得冷。她走向火爐，在火爐前坐下，背向着爐取暖。她覺得她的眼睛充滿着眼淚。等米尼進來，她揩了過乾淨。）

米尼 你有什麼心事嗎，瑪利紅？

瑪利紅 沒有，米尼。我沒有什麼。

米尼 我以為也許那電報帶給你壞消息。

瑪利紅 電報！什麼電報！

米尼 我交給你的那電報。

瑪利紅 對了——我還沒有——放在那裏！

米尼（從左首沙發後桌上拿了電報交給瑪利紅）在這兒！

瑪利紅 謝謝你，米尼。（折開電報看着）這真是天外飛來的！米尼，你立刻替我

收拾行李。我們要走了！（她跳了起來）

米尼 走了！什麼時候！

瑪利紅 立刻就走。今天晚上！這是法提打來的電報！你聽！（高聲向米尼讀電報）「電影學院得獎人畫像，可代為拉攏，請即電復。法提。」（對於這個恩惠

感激得神經病般，爲的立刻有事可做了，立刻可以忙碌了，沒有時間來思想了。（我總是絕處逢生！把一切都收拾好了，米尼。我立刻要搬出去。（她急急走向臺後，拿起了帽子同大衣，跑向左首樓梯。）

米尼 你以爲不必等到明天嗎？

瑪利紅 不必等，米尼。對於出門遊歷的事，我一動了心就禁不住，非立刻開始不可！這一次，米尼，我們要好好好玩一玩地方。從好來塢我們到檀香山去，再從檀香山到中國。你喜歡嗎，米尼？（她開始走上樓梯）

米尼（在她已很熱心了） 好，瑪利紅！（她追上去時喊着）那個瘋瘋癲癲的克脫也去嗎？

瑪利紅（正當她走進她的臥室時） 不去，米尼——沒有旁人——只有我們兩個人！

——幕急下——

原书空白页

附註

- [1] 弗洛倫司 意大利城名，著名美術中心之一，尤其是在文藝復興時代。
- 格朗特·拉壁慈：美國米歇根州一工商城市。
- [2] 皮尙挺 古東羅馬帝國時代的。
- [3] 公園路 紐約的一條路名，為富人居住之區。
- [4] 薩琴脫 Sargent, J. G. 美國近代畫家，死於一九二五年。立白司台爾與某夫人，為其名畫之一。
- [5] 婆希米亞 Bohemia 本指捷克婆希米亞省人，現常通指生活習慣無常，過流浪生活的人。
- [6] 第五街 紐約最漂亮的一條街。
- [7] 法提 法達克的親熱稱呼。
- [8] 阿第五。
- [9] 畢次堡 Pittsburg 美國一大工業城。
- [10] 蓬納 諾蘭的小名。

- [11] 那須維爾 Nashville 美國坦尼西州一小城。
- [12] 多加 古羅馬人在公眾地方出現時穿的外衣，全身很是寬大。
- [13] 韋勃司脫 Webster 美國十九世紀上半紀政治家演說家。
- [14] 新約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七節耶穌把偽君子比做刷白了的墳墓，外觀雖然美麗，裏面可都是死人骨頭與骸骨。
- [15] 古希臘神話利安特 Leander 每晚酒過希臘司拉海峽去會他的情人希臘 Hero。
- [16] 善依絲 Thais 古雅典妓女。
- [17] 薩望那盧拉 Savonarola 十五世紀一個和尚，以反對當時敗壞的風俗出名。鑿織襯衫是馬尾做的，穿了表示懺悔。
- [18] 英格敦長 Dean Inge 當代倫敦聖保爾教堂教長，著有哲學書甚多。
- [19] 司基比阿 Scipio 紀元前三世紀古羅馬大將。
- [20] 格拉哈爵士 Sir Galahad 中世紀浪漫故事中一個武士，以心地清白著名。
- [21] 迭基 利查的親熱稱呼。
- [22] 情感旅程 A Sentimental Journey 十八世紀美國文豪 Sterne 的作品。

[2] 卡薩諾伐 Casanova 十八世紀意大利人，著有自傳，內多記其與女人往來事。

[3] 漢姆來特 Hamlet 沙士比亞著名悲劇之一。撰羅尼亞司 Polonius 是丹麥的老臣。漢姆來特為要試驗鬼告訴他的事是否真確，在國王前搬演了一個戲，戲中人物，俱有影射；其中一個學撰羅尼亞司。

[26] 愛丁堡雜誌 現仍出版，創於十九世紀初年，在雜誌中地位極高。

[28] 勞倫絲 Lawrence 英國現代小說家，死於一九三〇年。所寫小說，很多描寫男女間奇異的熱情。

[27] 泡休亞 Portia 沙士比亞所著威尼爾商人劇中那個著名的女律師。

[28] 本劇中有好幾處是德文，如本句即是。金尼考脫用德文說再會，故瑪利紅亦用德文回答。她的意思是急著要與金尼考脫在下一天晤面。但金尼考脫的德文知識極有限，誤懂了她的意思，故回答得牛頭不對馬嘴。

[29] 白壁德 Babbit 路易士 Lewis 小說 Babbit 內的主人翁名。一個標準地產商人。